

集部

安陽集卷四十六

宋 韓琦 撰

墓誌

錄附鼓城府君墓誌石本序

琦閱家集見真定主簿張度所撰四代祖鼓城府君墓銘知曽祖令公於晉天福中葬府君於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然值五代之亂天下以兵相戕賊常趙並邊復有北胡之患子孫避地多故於嵗時灑掃薦奠

蓋不能及歷祀既遠遂忘所在琦自塵禄仕深惟祖考塋域之重極意崇葺而念府君之葬幸知其州縣鄉里之名雖距今百有餘年茍得土人之耆舊可倚者使周訪之則萬一可識茲志未遂不敢懈心嘉祐三年冬偶故吏鄭嗣宗者自東川牢行服歸趙過都請見問其所居則曰贊皇之邑外也問北馬則曰所居之鄰村也遂以府君墳墓託之嗣宗去不數月馳來告曰北馬有古塜巋然里人至今呼為韓評事墓乃遣男忠彥與指使

殿直李延慶同往視之且使祭而告曰若非開隧視銘則無以取衆之信祭已擇日開隧先是聞於邑至日令尉偕至與夫近村之老幼婦女環而觀者數千人纔及墓則張度所為誌石在焉門頽朽缺自外窺之壙中一皆安然無所動壁之丹雘尚若新塗繪者忠彦即出誌石示於衆皆驚呼嗟異令尉閱其文亦相與欣歎為忠彦賀亟具墨蠟傳其本置石於故處而實其隧中壙旁地繚以垣牆樹以松栢得嗣宗之甥彭昻者主守之噫

祖先之葬百餘年矣數世已忘其所在一旦求而得之復内外完固無少犯者實我先積慶之感而與世稀濶之事也石本比家集舊文有少刪略處葢曾祖令公削其煩也舊文闕六代七代祖之諱今皆得之謹録而載於家集府君誌文之後俾子孫傳之知吾奉事祖宗之勤賢者必能過吾勤而不肖者亦當師吾勤而自勉也

錄載五代祖庶子并其二弟墓誌序

琦之五代祖庶子而上世葬於博野縣蠡吾鄉之北原

庶子生祠部與鼓城府君鼓城生永濟府君永濟始自北原徙鼓城與夫人張氏葬於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後之子孫奔走薄官故於蠡吾之塋省視不能及天聖中三兄司封任羣牧判官有鄉貢進士韓可者自博野赴舉來京師與司封兄相過從且叙宗派慶歷八年琦知定州而可之子弁亦來請見稱從姪問其祖系相承之次第不能悉也而可之父子復未嘗一語及先塋之所在嘉祐三年琦既得鼓城之墳於北馬再嚴

封樹且念庶子之塋雖年祀尤遠苟訪之勤亦當得之會故吏國子博士劉覲通判永寧遂以茲託已而得覲書言弁嘗補葺舊塋得二誌文一諱文操并以墳圖來示詳二誌所載三代則皆庶子之親弟也八年春遣男忠彦走蟸吾以詳辨之一墳處諸塋之西北最大而高忠彦意若神感謂衆人曰此當是吾庶子之塋也於是祭而開壙及晡得其誌石視之果然衆大嗟異而庶子塋嘗為暴水所侵内甚沮洳逮遠祖諸塋皆久失治完

遂一新崇葺事具重修五代祖塋域記噫琦以區區奉親之志而獲天之報也數矣其所以答天之意者惟奉事先世益加其勤至於瞑目而後已耳吾子孫輩視吾奉親之志如此而獲天之報如此可無動心而思繼者哉今録庶子與其二弟誌文附於家集以永其傳云鼓城誌文曾祖登州録事參軍當云諱沛而書以高祖沂州司戶府君之名者當時填諱之誤也謹序

重修五代祖塋域記

唐鎮冀深趙等州節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諱乂賓琦之五代祖也初庶子以博學高節晦道不仕而鎮帥太傅王紹鼎雅知其名屢加禮辟庶子不得已而起補節度副記室事紹鼎卒其子太尉常山王景崇襲有父鎮益尊禮庶子奏授節度掌書記時巢賊犯闕僖宗幸劍南景崇率定帥王處存合鄰道兵入關進討關輔以平皆庶子謀也景崇卒其子太師鎔幼嗣父位府事一咨於庶子以義結鄰

帥内尊王室朝廷嘉之故恩命累及以光啓二年八月十四日終於鎮府立義坊之私第年七十有五庶子曾祖諱朏沂州司户參軍祖諱沛登州録事參軍父諱全隐居不仕自隐居而上世葬深州博野蠡吾鄉之北原博野今為永寧軍庶子以龍紀元年十月十五日復附葬於先塋夫人崔氏棣州司馬魯之長女婦道母訓為世儀法終於天復二年七月十九日年八十有三其年八月十七日歸祔於庶子生二子長諱定辭鎮冀趙深

等州觀察判官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好學能文無所不覽嘗聘燕帥劉仁恭仁恭命幕吏馬彧以詩贈祠部頗衒已學祠部即席詶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辭堪與雪兒歌一座愛其辭而不能解焉大屈服事具北夢瑣言次諱昌辭真定府鼓城令琦之高祖也為政有惠愛而不壽年二十九而亡生一子諱璆廣晉府永濟令琦之曾祖也永濟始自蠡吾北原徙鼓城與夫人張氏之喪葬於

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先君令公始葬永濟與夫人史氏曁琦祖太子中允知康州諱構與夫人李氏於相州安陽縣之豐安村自先君之亡諸子幼而孤長而薄宦奔走四方故但能時奉豐安之祀其於北馬蠡吾之塋則力莫能及年世殊邈幾於不能辨識嘉祐三年琦始得北馬之塋一新封植今年春遣男忠彥走蠡吾又得庶子之塋於北原而先域之西北隅北距唐河數里之近嘗經霖潦暴漲浸淫及於庶子之塋且念神

宅久安不敢改卜乃於嘉祐八年七月一日遣孝彦告而啓壙自下以覔實而上絶沮洳而止衣衾棺柩易而新之然後塞隧廣封以為萬世之固逮遠祖諸塋率加治葺剪其荆棘而易以嘉木繚其垣墉而表以髙閎既襄其事也遂直書塋繕之始末而納諸壙中且復誡於子孫曰夫謹家諜而心不忘於先塋者孝之大也惟墳墓祭祀之有託故以子孫不絶為重琦自志於學毎見祖先所為文字與家世銘誌則知寳而藏之有遺逸者常

精意搜掇未始少懈時編歲緝寖以大備其所誌先域之所在雖距今百有餘年必思博訪而得之卒能不墜先業推及先塋之八世得以歲時奉事少慰庸嗣之志向若家諜之不謹祖先文字之不傳雖有孝於祖先之心欲究其宅兆而嚴事之其可得乎後世子孫不能勤而知此則與夫世之絶也何異子孫其志之時嘉祐八年七月十三日記

叙先考令公遺事與尹龍圖書

琦啓今歲始於相州安陽之新安村距祖塋三十里得地吉以明年二月奉考妣以降諸喪歸葬焉孝子之心必求世之髙才大筆以志不朽惟先君官氏次叙曁從政之迹則有司封兄先著行狀及國史所記不敢復述今載考家諜詢諸老舊得先君之遺事繼而書之以備論譔先君之先深州博野人也自李唐以來世以宦學知名曾祖昌辭皇任真定府鼓城令祖璆皇任廣晉府永濟縣令父構皇任太子中允贈工部尚書去年秋琦

忝貳樞筦繼以郊恩得追寵三代永濟府君贈太子太保夫人史氏贈北海郡夫人尚書贈太子太傅夫人李氏贈趙郡太夫人即晉相李公崧之嫡女也先君贈太師夫人羅氏贈仁壽郡太夫人即故大諫延吉之女鄴王之孫也始太師高祖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乂實富有文行值唐僖宗朝王室多故遂優游鄉里晦道自養時鎮帥王紹鼎知其名厚加禮辟起參幕之任逮子景崇襲鎮以巢冦亂糾檄鄰道

圖勤王之舉庶子盡所籌畫卒成其功生二子與諸姪俱有才名吏為中令常山王鎔賓屬故鎔府衣冠之盛冠於一時長子定辭鎮州觀察判官檢校尚書祠部郎中次即鼓城府君也祠部屬文最膽貫達古今嘗聘燕帥劉仁恭與仁恭幕吏馬彧賦詩有凝龍銀筆之句當世推其博覽鼓城早亡真定亂太保舉族之趙郡之贊皇篤志嗜學尤工歌詩鎮帥范延光知之歷補深冀屬邑主簿丞又攝真定府衙推後李公崧徐公台符有鄉

曲游學之舊皆歷貴仕以太保未達為愧方交薦於朝
而太保病不起故徐哀而作詩曰穹旻何事教埋玉朋
友無由繼斷金足見相得之深也而李公以弟㐮之女
歸於太傅當周晉二朝屢從藩府之辟長於書奏得唐
李義山之體嘗為貝清河宰受署之日作條教揭牓以
諭縣民其略有枉法擾人之事斷腕不行養民恤物之
方疾心是念之語故子孫為吏祖其廉愛之法後徙家
相臺開寳末終康州牧太師即其第三子也故為相州

安陽人太師美鬚髯狀貌竒偉立朝挺特搢紳聳仰外寛内恕雖家人未嘗見喜愠之色出入衢肆目不妄視在相幕時年未壯里人有伺其出戲於衆曰今日得韓公左右顧我當為爾曹具肴酒其嚴重如此生平不喜任知數與人言必盡出肺腑性至孝自幼孤見事二親有禄以養者則泫然終日痛已無及力紹先業年十九登進士甲科聲稱烜赫仕漸達諸親率均俸周急不間疎近以是家無餘財姑姊數人孀且老悉奉以歸事之

甚恭為其男女婚嫁又與之營薄業使足以濟其終而後已訓諸子要令自取禄仕屢經恩得任子皆抑而不奏仁壽或以為言太師曰兒曹有官在身便謂榮官可不勞而得廢學矣俟其藝業有所取奏之何晚故身殁之後三子皆白丁法掾凡用遺奏始得出身凡蒞官大抵以愛利為本奉身廉約於民無毫髮之擾所去人思之罷泉南行次建州傳舍而終泉人聞之罷市奔赴慟泣於靈所競為佛事以報焉公早以方正才敏為神宗

所知亟被柬擢留計省凡八任不令補外數欲大用為忌者所抑而止至景德祥符間趣向寖與時背又任直與當權者不合遂守道平進無所屈撓以至於亡小子罪釁至重幼失所天尚不能記顔面之髣髴治行之美蓋十不得其一二又先君章疏文集先為河陽法掾兄所掌及物故嫂辛氏盡攜以歸其家後失之不復得故紀述之際實多漏略甚可痛也今遠日有期矣思老於文而相知深者無出師魯是以不遠千里遣門人楊生

奉書請銘惟賢者鑒此勤懇毋讓

太夫人胡氏墓誌銘

慶歷五年二月二十三日琦奉皇考太師皇妣仁壽郡太夫人歸厝於相州安陽縣之新安村以所生大寧郡太夫人侍葬焉棺槨之制率用降等安神之次却而不齊示不敢瀆也夫禮非天降地出本於情而已矣今夫人從太師於此域所以慰孝心而稱人情也夫人姓胡氏其先蜀郡成都人曾高以來世籍富貴豪於西土父

覺始仕孟氏名在朝籍乾德三年太祖平兩川例遣歸闕生夫人於京師久之不得調卒夫人從母李氏適故秦王牙吏王慶王被譴左右皆得罪家族無依遂以夫人歸於太師夫人生而淑明柔德備善書札尤精女工凡點酥剪綵擬狀生物隨手萬態如出造化性慈仁歸信釋氏歷觀藏典深達義趣口能誦者十數經閨門之内傳授教誘人人嚮善太師委以主家事夫人上奉仁壽下睦宗姻内外無間言仁壽愛而禮之相待之意猶

姪娣然夫人生二子曰璩曰琦璩終祕書省著作佐郎仁壽撫之義均所生在髫稚時夫人或笞之仁壽必奔走保救怒終日不與夫人語琦未成人仁壽已去世天聖五年春琦始與著作兄同擢進士第緑衣拜慶當時為榮琦初任通判淄州迎夫人之官琦與婦崔氏晨昏侍膳羞奉顔色孝養無違八年夏方受代而夫人宿疾作琦日討方書治湯劑躬自杵藥未嘗委人禱神訪醫卒不獲驗終於五月九日享年六十三自琦登朝暨忝

貳樞府夫人凡三追封至太寧郡太夫人嗚呼顧復之恩如天地之大非言可紀也然刻瑑徽懿著於亡窮亦孝子之志焉臨葬哀號為之銘曰哀哀蒼天予有罪兮當天余身何佑余以禄兮反喪余親使余生不得盡其養兮余豈榮乎愳菑儻親壽之少延兮敢謂天之不仁惟劬勞之恩罔以報兮余恨終天而不泯

長兄德清尉墓誌銘

太師長子諱球字伯玉少有志氣泛覽經史務究大義

不為章句之學每讀書見古人仗忠義建功立事者必撫卷感慨慕其所為好擬孟郊作五字句詩意思清逺人多稱詠初以蔭補太廟齋郎選授湖州德清尉擿姦奉法如老於從政者太師聞之喜曰此兒佗日必為能吏吾家有望焉太師未亡前數月兄以疾卒時年三十四娶陳氏生二子晫早亡公彥今為太常寺太祝在官以幹潔稱慶厯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以兄從太師葬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西塋之庚位子晫同葬焉惟兄高

識大器宜副先公之言以興吾宗不幸初仕而夭可謂命矣銘曰人無夀夭貴乎嗣續之賢兄今有子矣夫何恨焉

二兄監簿以下墓誌銘

太師第二子諱瑄字仲瑜性謹厚好學不雜交游以蔭授將作監主簿自太師之亡兄為長事母仁壽郡太夫人盡孝治家有法宗族間愛而憚之仁夀久寓居京師欲徙家於許兄往營其事過許田縣洧河之石橋遇水

暴漲溺卒時年二十七太師第四子諱玧字叔寶美姿儀器度淹雅以太師遺奏賜同學究出身選授孟州司法參軍幼能為文章方刻意自奮欲決取科第到官纔數月以疾卒時年二十七娶辛氏生一女適楚州山陽縣主簿張詵太師第三子司封之長子名景融字晦之生而穎悟屬文甚工琦常愛之謂必能紹立門户初用司封兄蔭補郊社齋郎琦任樞密直學士遇乾元節奏授將作監主簿後從琦之涇州得暴疾數日而卒時年

十七慶歷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琦奉考妣歸葬於相州安陽縣之新安村葬師云司法兄無後監簿兄與景融未娶而亡宜同葬遂從其言葬於東塋之庚位監簿兄之靈居南為上司法兄次之景融又次之銘曰有才而未試早夭而無子此世世之人共哀矧宗族之哀

三兄司封行狀

公諱琚字子温相州安陽人自唐以來家世衣冠著名河朔曾祖璆皇任廣晉府永濟令贈太子太保祖構皇

任太子中允贈太子太傅父國華皇任右諫議大夫贈太師公即太師之第三子也資性聰警幼而能文太師以其異於諸兒尤愛之每有著譔即名令執筆口授之繇是盡得為文之體初以父任試將作監主簿大中祥符六年調補饒州鄱陽尉非其好也次年遇秋賦乃求鏁廳應進士舉時郡守江公嗣宗未之知名召公詣府使獨登郡閣出鴻雁來賔賦題以試之公杼思少選援筆立就詞致清麗深得唐賢之格江大奇之即時薦送

江左士人往往書其賦於屏幛間而目公為韓鴻雁其愛賞如此八年春登進士乙科授太常寺奉禮郎知河南府永寧縣政為畿邑之最府尹王嗣宗强直少許可獨以公為能表薦之就移通判廣信軍丁毋仁壽太夫人憂去職服除通判趙州改光禄寺丞今上即位遷祕書省祕書郎天聖元年避親嫌移通判棣州公素以文自高雖精力吏事而筆研不廢二年代歸即以所業數十軸奏御執政多稱之卒以孤進不遂試與今侍讀楊

公偕同得記姓名出通判虔州虔民輕狡好訟至有害己子而誣人者吏稍不審辨率多枉誤時郡守集賢潘公汝士卒官公權郡踰年大小之獄必精心推治盡得其情境內以為不冤初公在趙州佐武吏獨尚平恕吏民皆得被其惠故曹公利用稔聞鄉人之論心善之會羣牧判官缺薦公堪其任四年春名還充職賜緋衣銀魚是年秋差赴太常寺試舉人較天府國庠取士為最精朝論多之文節張公知白素賞公才又愛其治行書

公姓名寘佩囊中數欲引用復遺公紙數十番促令上所業公不得已再以文奏御書聞而文節薨遂不報後曹公被責公坐為其所舉出通判濠州明道元年歸闕遷太常博士知黄州以恩改屯田員外郎景祐元年春就移梓州路提點刑獄公辭改知澤州轉都官員外郎二年移提點京西路刑獄公事時西京白馬天官寺僧競營浮屠倚權臣倡導以大其事於是洛中曁鄰道諸郡自官吏而下皆被裒取民里甚擾公抗疏罷之三年

改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未幾移廣南西路轉運使是歲安化州蠻人叛殺宜州守王世寧朝廷遣將臣益兵進討委公經畫公乃上言安化三州依負險阻猶穴鼠然急之則竄伏不可得緩之則伺隙而出飛標藥弩發必中人徒跣趨叢薄中若履平地又水土毒惡戍兵久留死者十六七願以天兵逼其巢穴俟其畏威請罪因而撫之漸募土兵乇備要害然後罷遣戍卒宜不能復叛詔如公策一道以安時朝廷亟加兵廣西諸郡遐陋

素不備兵費公度官用以餉其羸量民力以貸其薄故
糧道以濟而遠人不勞朝廷嘉之在職遷司封員外郎
代歸而賜金紫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康定元年夏出
為兩浙轉運使次潤州以疾亡公娶李氏乃故國子博
士忠恕之女生於名族克謹婦道公未亡前已苦風痺
感公之逝踰月亦不起生四男四女長男景融將作監
主簿性和雅善屬文後公三歲而卒次方彦試秘書省
校書郎次直彦孝彦並太廟齋郎長女適著作佐郎葉

仲舒次女在室亡次適左侍禁曹測次適殿中丞范寬之公仁孝純直出於天性介靜寡合恬於進取自父兄亡即主家事撫育弟姪唯恐有傷簿官中竭俸資贍怡然無間時為文酒之會以相娛樂或作事有不如意者亦婉辭誨朂不忍加一惡言弟姪感其義競自樹立在官清節凛然秋毫無私至於夙夜兢畏過自繩檢世稱廉吏者鮮能及之為政簡而愛人故所至稱治前後建白革弊益時之事多見採納公官止六品於式不預史

氏之載惟葬有銘所以著行實於不朽以公之德之美而賦命不永位未充量紀述之際諒無愧辭謹狀

五兄著作墓誌銘

太師第五子諱璩字子徽於琦同母兄也天聖五年春擢進士高第初仕安化軍節度推官丁母太寧郡太夫人憂去官服除再調權舒州團練判官又為建昌軍判官慶歷元年秋吏部奏課最授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壽州安豐縣事二年二月十九日以疾卒時年四十一娶

陳氏勲臣之裔雅有婦德生一子正彦將作監主簿四女並在室兄少負雋氣聰穎過人每讀書必泯絶外慮雖左右囂然如不聞以是經史百家之言一覽即能誦記尤通左氏春秋為文敏速初若不甚經心及成詞壯理備雖他人精思有不及者性純易襟量夷坦遇人無賢愚一以誠接之曠然不知世路有風波陷穽之險有時意樂閑放與朋友相過從酣笑杯酒間或逾旬與未盡不止及刻志於學則下帷閉户以墳典自環雖在寢

食未嘗捨卷其真率如此當官治簿書斷獄訟發決如神所至以明幹稱然志氣磊落事上官未嘗降禮以強顏曲意求薦舉為大恥故久滯賓幕兄亦壽才越強仕不得盡其器能嗟乎二年間司封兄與兄相繼而亡唯小子獨承門戶之重雖叨竊寵任顧先生行無一存者復何榮哉但諸孤滿目每一念至不覺涕之無從也今奉考妣歸厝故里以兄從葬於東塋之壬位永懷友愛哀不自勝銘曰

天生儁奇　當有所施　才優宦薄　惟世孔悲
復奪之壽　天豈無知　慶有餘者　嗣人是宜

新婦賈氏墓誌銘

惟賈氏故韓城令符荷之女年二十為韓公彥之婦中
無遂内有助未踰年疾物故慶歷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安陽水治獲安厝從祖舅太師之葬也東塋丙位實其
墓

誌石蓋記

琦始謀奉考妣歸葬相州不敢遠祖塋而忘故里也得
釋保聰善地理學遣姪公彥同往視焉不旬日得地於
安陽縣新安村之水治為吉乃作東西二塋塋各三穴
西塋之壬安皇考太師皇妣仁壽郡太夫人所生太寧
郡太夫人庚安太師長子德清尉子瞕從葬焉丙安太
師第三子司封夫人壽春縣君李氏長女未笄而亡從
葬焉東塋之庚安太師第二子監簿第四子孟州司法
司封之長子監簿景融從葬焉壬安太師第五子著作

丙安德清長子太常寺太祝公彦妻賈氏以慶歷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掩壙諸塋各有銘誌今但述安神之次敘刻於太師誌石之蓋以永終古子樞密副使光禄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琦謹記

姪太常寺太祝直彦墓誌銘

三兄司封第三子曰直彦字師顥幼聰悟喜學七歲能屬文語言動作如老成者兄以是特愛之異於諸子十一歲而兄亡嫂李氏繼卒予撫而教之直彦能稟訓自

飭道業日修為人和謹通明周悉時事內奉親族外接賓友無不得其歡心者予常謂兄清德純孝為世表式而天不大畀其位又奪之年則其慶之所延宜直彦得之以興吾宗故心常泰然知門戶之可屬也直彦始以兄廕補太廟齋郎慶歷七年余用南郊恩例遷將作監簿皇祐二年大饗明堂遷太常寺太祝五年春舉進士及第簽署信陽軍判官廳公事時予為帥并門直彦歸待信陽闕明年春以家事如京師得瘡胗醫誤而早下

之毒氣内畜不得發三月二十日卒於其姊婿祕書丞張詵之家年二十五余既以吾門屬直彦又痛其不得在家而亡悲哀之積乃得大疾幾於不可治嗚呼余之所愛豈私於直彦哉蓋以世家子類多不歷艱難習尚驕佚不知其先之所得之勤忘學肆侈自底不令使生者族屬不能合死者墳墓無所託幸而有一賢子孫出則其尊親之心其愛何如也今吾子姪輩皆恥以門籍之蔭思自樹立苟能力行力學勤以不墜先業為意則

余之所愛猶愛直彦之公也豈私乎哉妻崔氏余妻兄大理寺丞勉之女工部侍郎立之孫柔順正潔得其家法三子早試祕書省校書郎次髙紹並幼一女直彦訃至踰月而卒司封兄諱琚嫂李氏壽春縣君以嘉祐二年十月十八日葬直彦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之水治先祖令公之墓次東塋之辛穴銘曰噫嘻乎夫士族之興也不繫乎子孫之賢何賢而多夭兮不肖之比肩謂祖宗德薄而致兮則吾之家不然既富爾之德而嗇其

壽兮是三子者宜昌大而克傳若然則善惡之報人猶有望於天焉

錄夫人崔氏事迹與崔殿丞請為行狀

夫人姓崔氏其先姜姓齊穆伯食采於崔因以命氏自穆伯二十九世而至漢泉萊侯業居東武城為清河郡自業二十世而至後魏七兵尚書休始號大房自休十四世而至石晉左拾遺周度佐兖州慕容彥超慕彥超叛死節周度贈祕書少監即夫人之曽祖也祖汝礪皇

任左班殿直贈兵部侍郎父立皇任工部侍郎致仕直道能政搢紳宗仰崔氏自唐以來為衣冠甲族與盧李鄭數家相為婚姻它族不得預夫人曾祖母祖母猶皆盧李二姓故世高其門風夫人即侍郎之第五女柔静端潔幼有成德女功之事莫不臻極年二十一而歸於韓氏逮事琦所生秦國太夫人胡氏能盡婦道秦國寢疾躬侍湯劑夙夜不懈及其亡也號慕以奉几筵訖於終喪無一不如禮者韓氏内外族屬多而素貧孤遺者

衆夫人天性仁賢義隆孝睦極意存育常若不及親為婚娶者幾二十人雖罄竭家貲而不顧也其於待已則躬履儉約恬然無欲服用粗备不求過飾琦未參侍從之前俸尚薄久官京師夫人雖一釵之微未嘗在首時質緡錢以濟諸親琦每賑給宗族曁周人之急夫人必欣然贊助惟恐不充此天下之共知而婦人之尤難也又治家嚴明事無細大處治條理皆有法度閨門之内猶官府然故琦略無私室之慮而得專心公家者夫人

之力也凡歲時祖宗之祀夫人必先朝嚴辨纎悉精至酌薦之日禮極恭恪如是者三十餘年六親師服之父母之亡摧毀過甚幾不能生以至圖象嚴事至於終身與諸姊諸弟友愛敦篤情禮兼至雖在顛沛未嘗忘也夫人始封壽安縣君進安康郡君安康安樂二郡夫人安國夫人嘉祐七年春末得疾背膂痛卧起為梗醫者言氣血凝滀下之當愈故時以藥宣治之而不能去涉夏秋之交變為泄注日以沉劇九月三日而亡上與中

宫闈之皆遣尚宫臨奠賻贈加等夫人介謹純直待人以至誠平生無一妄言善書札體法甚老殊無婦人氣格好讀諸史氏書槩知歴代興亡治亂之事時作篇章有理致然以為非婦人之事雖至親不得見也臨事取捨剖斷有剛毅大丈夫所不能為者嘗曰我遇小事則膽薄多驚若處大事知義所在雖死不怖也平居散施左右必與下房者均琦嘗恠問謂宜少有差等夫人曰我性好平不欲使人見有輕重厚薄疾雖久而視家事

不倦待宗親益周琦嘗勸譬之謂非頤養之理乃慨然曰此我平生所存豈至此可變也唯死然後不能為也其用心如此三子長忠彥光祿寺丞次端彥太常寺太祝次良彥祕書省校書郎早亡五女長不育次適許州司戶參軍王景修次二女早夭次尚幼夫人慈愛至厚其待非所生者過於已出嗚呼夫人內行高絶如此之著恐雖當世賢婦人少能偕者今取十一月二十九日葬於相州安陽縣豐安村祖塋之次壙有銘故親筆其

大槩以俟實録焉

姪殿中丞公彦墓誌銘

余長兄湖州德清尉贈光禄寺丞諱球之次子曰公彦字師道即太子中允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燕國公諱構之曾孫右諫議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諱國華之孫母靈壽縣太君陳氏公彦幼失二親祖母魏國太夫人羅氏鞠之如子而余三兄司封又愛而教育之余與公彦同年生同時就學公彦始讀書為

辭章甚敏而幹家事尤長故司封兄專以門内之務責之公彥所委必集甞曰我所以能辦者無他勤而不私爾移我此心以治吏事宜無甚難者然用是頗廢學天聖中有詔少卿監以上殁於五經郊恩者許録其子孫一人公彥應得補郊社齋郎調南儀州岑溪主簿岑溪風土之惡在嶺南為第一而公彥殊不以為憂但日與其民辨訟之枉直而平其疾苦逮滿歲全家安然以歸再調楚州寶應縣主簿考滿補開封縣丞康定元年秋

余任陜西經略安撫副使奏公彦授將作監主簿簽署保静軍節度判官事宿椐汴渠之衝事甚劇公彦悉心贊畫其令翰林學士王公素知其才屢稱薦之慶歴三年夏就差知汝州葉縣事轉太常寺太祝俄改知磁州武安縣事縣跨西山盜賊之藪公彦乃籍邑之射生戶者使各占其地遇盜發則與當捕之吏共捕之條其賞罰示以必行盜奔它境六年秋改大理評事七年秋差通判懷州事次歳河朔雨水害稼民大飢公彦與其守

夙夜經慮誘郡豪出粟極力賑恤全活甚衆時朝廷轉江淮米百萬斛由黄河下抵衛州分給災傷諸郡公彦被旨與中貴人董其事皆如期以濟皇祐元年改光禄寺丞二年春就移知滎州事明堂恩遷大理寺丞五年冬轉太子右賛善大夫郡有鹽井四十餘所昔以歳課之重乃抑鄉民以分主之年祀既遠水泉有盈竭戸力有興替得利之多者或所主之戸富得利之寡者或所主之戸貧故貧者雖歳破家不能償官課而富者日獲

其羸以肆兼并榮民苦之久公彥既至知其敝曰吾境之民皆王民也柰何使其有幸不幸以至此而有不變之哉乃集其衆使自疏之於是類其井得利之多寡以相附之量其民户等之髙下以相參之民以為均而課入亦辦轉運使知而保奏之事下三司以為當朝廷嘉獎歸闕用是升次得知和州事嘉祐元年冬改殿中丞郡有宿寇時發閭里民以為患公彥乃舉武安制盜之法增損之以令其下訖三歳無盜歸屬朝廷以瀛處邊

要北道之重通判之任非甞爲郡者不得預其選公彦以近先域歲時洒掃之便欣然就之將赴治所而疾作食輒不能下病日益余度其難治乃泣而諭之曰萬一有不可諱汝叔在勿以兒女爲慮公彦曰是誠感然兒女之榮與否公彦莫得而知之矣色殊不動是夕卒其達性命如此四年正月四日也時年五十二公彦介直有守性樂儉薄每公退必涉獵書史間以詩筆自娱齋室凝塵怡怡如也待遇賓佐稱禮而已不爲厨傳之飾

人或譏其太約公彦曰吾雖起於蔭補當吾祖考之亡諸父未逹之前家甚窘吾嘗同歴艱苦今幸竊榮禄敢效世家子之所為哉雖然尚懼吾子孫不能守法漸陷奢放以隳吾家聞者嗟服之素曉法令而用心平恕凡處讞議茍情文相當而上官執其異見公彦必析理固爭雖死不可奪也少事司封兄從官見其清白過謹志師慕之故在官以潔已為先閨門肅然雖市物一錢不得不白民安其無擾去則歌思之公彦始娶賈氏同州

韓城令昌符之女先卒再娶張氏職方郎中文昌之女封仁壽縣君皆柔順以正克成家道子四人長曰確試祕書省校書郎次曰愷並早亡次曰恬祕書省校書郎次曰恪尚幼女五人長適前常州武進尉孫扶次二女早夭次二女並幼慶歴中余葬先考妣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之水治而賈氏從葬於東塋之丙位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余妻安國夫人崔氏之葬乃舉公彥之喪納賈氏壙中嗚呼公彥行完於躬政修於官吾

門之令器也不幸越中年而亡余且老失其所託可勝

其哀哉銘曰

噫公彦兮　行廉節勁　為子克家　在官能政

明而守法　當世誰競　怡然處約　衆則奚評

宜享也豐　嗣門之盛　如何始衰　遽此不幸

夫子言易　善兮有慶　及繫辭焉　又貴知命

慶為教邪　命其默定　不然何為報之戾哉

訴于天兮孰聽

姪孫試祕書省校書郎確墓誌銘

確字百堅余姪殿中丞公彥之長子母仁壽縣君張氏確性端厚沉敏幼而喜學為文典贍有老成風格慶歷六年夏余以乾元節恩奏確得試祕書省校書郎嘉祐元年秋應進士舉不利乃慨然勵志為學益苦不幸勞而生疾寖以羸憊卒於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時年二十一妻孫氏虞部郎中周之女柔淑有婦德慼夫之亡痛悼不已未終喪亦卒生一男曰和孫一女並早夭嗚呼

天之肆罰也其甚矣乎使夫妻盛年俱殞而又絶其所繼此行路聞者孰不傷駭則於吾族其哀何如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余妻安國夫人崔氏之葬乃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之東百步得地以葬確孫氏祔焉葬者以為壬穴云銘曰

確生吾門　是謂良嗣　如何力學　遂以勤斃
婦執夫喪　未終而逝　亦嘗生子　又不克繼
天戕善良　酷也如是　哀無窮兮　葬因以誌

姪孫愷墓誌銘

愷字和仲余姪殿中丞公彦之次子母仁壽縣君張氏愷天性孝謹幼識禮義讀書强記而善屬文嘉祐三年秋方應進士舉而凡確物故是冬其父病愷躬進藥劑晝夜侍側不解帶者累月及父之亡也哀毁過甚不能自抑既而感疾遂不可治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卒時年二十噫愷之所禀可謂粹美矣使天稍畀以年則其治家也有不順而睦乎其得仕也有不忠而幹乎柰何乎

吾家之不幸而賦命之短也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
余妻安國夫人崔氏之葬乃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
塋東百步之近得地吉用丙穴以葬愷銘曰
秀而不實　夫子之嗟　哀哉愷兮　遽如是邪

姪孫四殤墓記

余第四姪大理寺丞正彥生子曰光壽時正彥初授光
禄寺丞故以名之余第五姪大理寺丞方彥生子曰盤
奴時余自揚州徙知鄆州舟次淮上之磨盤口故以名

之余之長子光禄寺丞忠彦生子二人長曰錦孫時余知相州得任故里有晝錦之榮故以名之次曰容孫時余始為樞密使故以名之是四小孫皆姿狀美秀慧而可愛或僅能行立或未免抱持天何降災遂俱不育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余妻安國夫人崔氏之葬乃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之東百步得地用庚穴而同瘞焉因刻石以誌之叔祖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

桂國儀國公韓琦記

三姪孫女墓記

余第二姪殿中丞公彦第二第三女皆生而令淑年甫及嫁不幸相繼而卒余第五姪大理寺丞方彦一女曰八娘幼而不育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余妻安國夫人崔氏之葬乃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之東得地用外丙穴以同瘞之從葬師之言也刻石壙中以誌其哀云叔祖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儀國公韓琦記

安陽集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安陽集卷四十七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查善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　鎔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舉人臣馮　蓋

安陽集卷四十七

宋 韓琦 撰

墓誌

故崇信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尹公墓表

公諱洙字師魯其先太原人曾祖誼以道晦亂世不仕祖文化始以材行興其家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仲宣舉明經累長郡邑廉恕明決所至以循吏稱終

虞部員外郎以公貴贈工部郎中刑部葬其父河南令為河南人公幼聰敏喜學無所不通尤長於春秋善議論參質古今開判凝滯聞者欣服之天聖二年登進士第授絳州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户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河南府伊陽縣時天下無事政闕不講以兵言者為妄人公乃著叙燕息戍等十數篇以斥時獘時人服其有經世之才文康王公知而薦之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時

文正范公治開封府每奏事見上論時政指丞相過失貶知饒州余公安道上疏論救坐以朋黨貶監筠州酒稅公慨然上書曰臣以仲淹忠諒有素義兼師友以靖比臣臣當從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商稅歐陽公永叔移書讓諫官不言又貶夷陵令當是時天下稱為四賢徙唐州丁父憂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府長水縣趙元昊反康定元年春寇延州大將劉平逆戰陷虜天子乃命文莊夏公都部署陜西之兵開府永

興軍以經略招討之子與范公為之副公為判官未幾
上遣翰林學士晁公宗慤入内都知王守忠督出兵攻
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與兵尚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歲
月平之使還而賊復寇鎮戎軍部將劉繼宗禦之為賊
所敗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月日來上府中復議曰將在
軍雖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禀筭于朝廷乃畫攻守
二策余與公詣闕奏之唯上所擇詔取攻策已而難之
事方寢賊復遣人以書叩延州偽請和而大舉兵寇涇

原之山外殺部署任福公時在慶州得涇原求援書即移文慶帥率其部將劉政鋭兵數千人便道走鎮戎未至賊引去夏公奏公為專從通判濠州又改秦州遷知涇州徙渭州兼管勾涇原路經略部署司事涇原乘葛帥懐敏覆軍之後傷夷殘缺千罅百漏公夙夜撫葺一道以完時宣徽使鄭公為陜西四路帥主静邊寨主劉滬議遣其屬官著作佐郎董士廉與滬於章川堡南入諸羌中開道二百里修水洛城以通秦之援兵公曰賊

數犯塞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甞不登二萬人而當賊昊舉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為賊困者由黄石河路來援雖遠水洛路二日而援師安然以濟今無故奪諸羌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不勝計以冀秦援一二日之速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之便詔從之會鄭以府罷改知永興軍乃畧前帥牒飭滬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公遣人召滬者再不至乃命尾亭寨主張忠代滬滬復不受代部署狄公

於是親至德順軍攝滬士廉下獄差官按問而鄭比奏
本道沮滬等功朝廷卒薄滬等罪徙公慶州而城水洛
焉會慶帥孫公請終任改知晉州慶歷四年契丹遣使
報西伐元昊詔河陝三路要郡皆擇人徙知潞州當范
公之在二府也余安道歐陽永叔輩並為諫官天下屬
望諸公日竭忠獻納不避權貴而公方勤勞塞上迹遠
朝廷暨諸公相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為賢者執政指之
為黨皆欲因事斥逐之士廉者即詣闕上書以水洛事

訟公且誣公在渭有盜贓制使承風指按驗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汙公有部將孫用者出于軍校嘗自京取民息錢至官貧不能償公與狄公惜其材乃分假公使錢俾償其民而月取其俸償于官逮按問而錢先已輸官矣坐此貶公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泝牒至南陽訪醫藥疾革對賓客妻子無一慼言整冠帶盥濯怡然隱几而卒時年四十七慶歷七年四月十日也公天性慈仁内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

不忍發見顏皃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鼎鑊前列不可變也在軍謙勤愛士雖悍夫冗列皆降意容接故人人人願盡其力所至郡邑修設條教務以實惠及下去則人思之文章自唐衰歷五代日淪淺俗寖以大敝本朝柳公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穆參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章將踰唐漢而躡三代者公之功為最多初

朝廷之將用攻策也命葛懷敏出鄜延道勒兵綏宥間攻賊積聚招懷種族奪其要害而堡障之賊知朝廷之威必翩然來服則久而易制公曰是行也不患將卒無勇患應敵寡謀耳乃自請參議懷敏行營軍事有詔如請而事中罷今夫文武之士平居議論慷慨自謂忠義勇決世無及者一旦遇急難而試之往往魄喪氣奪百計避脫雖以富貴誘之猶掉臂而不顧余居邊久閱人多矣如公挺然忘身以為國家者天下不知有幾人嗚

呼以公文武之才犖犖然震耀天下之如是曾不得一紓所藴于公卿之位輔致太平之業而反遭羅讒毁遂終貶官此當時守道之士所以仰天嘆呼疑爲善而得禍而中人者引以爲監思擇利而自安也然上以聰明仁恕御天下一細民之枉必矜而獲辨如公以文致其罪未有抑而不申者也故當時指以黨而排去者不四三年間皆復顯官處大任使公年且及此其進擢可量哉奈何乎天不與公之壽也悲夫公累遷官至起居舍

人直龍圖閣娶張氏鹿邑縣君以順以慈克正家道後公七年而亡兄源太常博士亦以文行稱于世弟湘三班奉職冲秀州華亭縣主簿濤泳未仕並先公而卒沂資性淳茂動謹門法子男四人長曰朴竒雋博學有父風其二未名俱早世其幼曰構今方十歲女五人長適虞部員外郎張景憲次繼適張氏次適太常寺太祝謝景平次二人未嫁姪朴文學器識足以嗣公而敦尚名節無仕進意至和元年十二月日沂材舉公夫人之

喪葬于緱氏縣某鄉之某原從吉卜也范公嘗以書謂余曰世之知師魯者莫如公余已為其集序矣墓有表請公文以信後世余應之曰余實知師魯者又得其進斥本末為最詳其敢以辭既實書其事矣又考性命之說而表于墓曰嗚呼自古聖賢必推性命如公之文武傑立而貫以忠義兮此天之性位不大顯遭讒而跌且不壽兮此天之命雖孔孟不能以兼適兮尚一歸于默定昧者不思而妄求兮徒自奔於邪徑故公臨禍福生

死而曾不少變兮是能安性命而歸正唯大名赫然日月之光兮亘萬古而增瑩吾聞善人者天必報其後兮宜嗣人之蒙慶

故衛尉卿致仕高公墓誌銘

公諱志寧字宗儒其先渤海蓨人唐末亂遠祖避地澤潞而遷洛遂為河南洛陽人曾祖逵祖潛值五代多故皆以儒術自富不求聞達父素能世其學而喜黄老言高放不仕以公貴累贈尚書刑部侍郎公幼沉敏博學

彊記未冠已能通六經尤深於大易嘗得疾至篤忽夢
神人以兵略授之寤而疾頓愈因取諸家兵法讀之了
如夙習盡得微奥於是益覽子史及陰陽讖緯之書究
古今治亂成敗之迹慨然以功名自任咸平中舉明經
授邛州安仁尉丁刑部憂服除再調鄠縣主簿時真宗
詔復唐六科以待魁傑之士公乃上所著平燕策應識
洞韜略運籌決勝科京兆守向公聞于朝秩滿復上書
論事召對龍圖閣公極陳用兵方略且言事莫備于師

卦因講其卦于上前真宗大悅親諭公曰他日勿愁好官朕將貴汝尋免策試特授大理評事屢乘間賜對必移刻執政惡之諷有司出公知越州蕭山縣改衛尉寺丞徙知潯州轉大理寺丞丁母南陽縣太君井氏憂服除赴闕復數召對真宗嘗諭二府大臣曰髙某事業才識不可得卿等宜善任之既而面賜五品服通判潞州歲餘復自言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召赴闕執政以制舉非其時罷之特改太子左賛善大夫換供備庫副

使知祁州居頃之眞宗不豫公拜章請覲及對密奏令
上德業日新願早建東宮以安天下之心眞宗大寤面
賜黃金五十兩還所治乃詔公凡所奏事許附入内内
侍省通進無闕銀臺代還改西京作坊副使知趙州眞
宗疾甚公又拜疏請東宮監國以釋萬物之疑令上登
極轉北京副使改知滄州天聖中河北大雨傷民田壞
三十餘城召歸為體量安撫公悉心經畫先賑恤而後
力役已而民安城完天子以為稱職改東染院使充益

利路兵馬鈐轄歲餘召還轉崇儀使充河北沿邊安撫副使改内園使知趙州徙霸州景祐初上以公先朝屢陳建儲監國之議特授宫苑使達州刺史以旌其忠繼徙深洛隰三州趙元昊初反公自隰上言請乘賊未發選驍將鋭兵分道急趨覆其巢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章十數上不報徙知貝州及元昊舉兵寇延州劉平石元孫陷于賊公歎曰前策不可復用矣朝廷始思公言亟召至闕問今宜何為策公曰今將不達權謀而兵未

識法制故敗乃請禁兵五百以古陣法教之既成上臨試之復下禁衛諸帥議諸帥皆出行伍不達古法乃曰與今所習異不肯用公又言元昊北與契丹通宜為備即命公為河北諸州安撫使以經略之本道有嫉公之統制者言于朝曰令特置使以啓敵疑不若俾兼他職而陰主其事改授西上閤門使知滄州未幾敵果背約以書要關南舊地徙知定州改鎮定路鈐轄公始以得時自喜曰敵果敢先發吾以術致其師當一戰以破之

日訓飭士衆以期立功會朝廷遣使復通北好公雅志卒不遂即上章告老詔以右領軍衛大將軍致仕公既得謝乃與鄧國張公太子少師任公暨休官諸老凡九人放懷林泉間以詩酒相娛樂追唐白傅九老之會京洛好事家多圖寫而傳之慶歷五年中天子思公命就第訪以邊計公即以前在河北致敵取勝之畫及别陳制虜上中下三策上之朝廷嘉納賜以縑帛復從其請特改殿中監致仕享明堂恩轉衛尉卿皇祐五年四月

十一日無疾而終享壽八十三臨終復出書一通授諸子曰吾生無以報國死而不言其恨無窮書奏所言皆國家大務天子憐之録其二孫焉公少有大志達權變善論兵而未嘗輕與人言特為眞宗所知亟被進擢不由薦引其後有所施設而多為當塗者沮撓故常自比淮陰武鄉侯而謂不偶蕭何徐庶人雖異其言而朝廷不能果于信用使功業不大見于世時論惜之然歷守河北邊要諸州及繼領兵鈐安撫之任朝廷以北事倚

公其重如此則其馭邊經遠之術用于時者可勝載哉
公於民政專以仁惠為本北人被公之化者至今歌思
之所著皇王治統文武經緯太平助化策儒將前議兵
機總要周易化源圖總名之為閫外書行于世公四娶
陶氏丹陽縣君邊氏未及封韓氏長安縣君皆以淑行
柔德宗黨賢之並先公而亡馬氏今封京兆郡君追往
撫孤義隆慈篤子八人損巽賁震蒙大理寺丞皆早世
復前權撫州軍事判官天性孝謹治父學善議論漸蔡

州平輿縣令渙西頭供奉官皆自樹立志與其宗女二
人長適兵部員外郎王由次適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
制趙及孫男八人孫女九人至和元年十月十九日漸
渙舉公及三夫人之喪葬于河南縣縣南鄉某原前葬
復泣來請銘歸而暴卒公余姊壻也既悉其生平出處
大節又感復勤孝而死於義當銘銘曰

天下之難　莫如用兵　國之安危

士之死生　公得之神　學而易明

時果吾用　功其決成　意公之策
大疑小行　志卒不遂　歸老于鄉
昔遇眞皇　言從計聽　儲副之議
發于志誠　惟天所錫　壽考安榮
諸子皆孝　力事所塋　山東而安
伊西而清　此藏公骨　不藏公名

故太常博士通判應天府贈光禄少卿孫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侑字有可祖先汝陽人家世儒學自唐以來為冠冕名族曾祖眞祖鎰生五代間恬晦不仕父庸太祖朝上書言當世大務擢補開封掾終殿中丞贈刑部尚書尚書徙居頴川令為頴川人尚書深古學聚書數千卷以教諸子長子何次子僅遂以文學有大名公為少子獨倜儻任俠好擊劒習兵法慕古人立大功奇節始未肯勤閱父書暨二兄舉進士繼為天下第一於是刻意為學而天性警拔不數年能踵二兄之業咸平三年復

一上中進士第時契丹尚擾北邊赴調者皆擇官東南以自便公獨請補威虜軍判官冀乗時自奮以見功業已而契丹講和公志不就再調虢州軍事推官用知已薦授大理寺丞知同州白水縣次改開封府封丘縣眞宗幸亳三司使丁謂為頓遞使表公知襄邑縣駕還職辦特轉殿中丞遷太常博士文惠王公隨出知應天府辟公通判府事王公政尚寛易而公以嚴決濟之庶務稱治天禧元年八月十一日以疾卒時年四十六公性

闊達持重然每聞人之善喜如已出見非義者甚於世
仇處身至廉而輕財好施及亡幾無以為葬具士以此
稱服之所莅郡邑強明而不苛吏民畏愛焉夫一盛一
衰其天道之常乎當淳化咸平中公二兄連舉冠多士
而公次舉復登科天下聳慕皆目孫氏為大小狀元家
至于父兄之訓子孫必舉孫氏以為勸唯恨其不及也
不二十年間公與二兄相繼而亡而公二兄之後今衰
薾不振僅存嗣續獨公子周為比部員外郎知洺州端

介有吏幹諸孫皆謹厚嚮學天顧孫氏而俾復興者其公之裔乎公娶韓氏柔順有賢德比部登朝累贈公光禄少卿母夫人追封陳留縣太君男二人長曰咸終太子中舍次比部也女四人長適郴州軍事判官姜羲次適大理寺丞楚元卿次二人幼為尼孫男五人孫女五人以至和元年十月七日葬於河南府河南縣太尉鄉上官里先尚書之墓次將葬比部以書來告曰周不幸少而孤先君行己在官之迹十不能記一二得舅撫大

槩以銘之斯不朽矣銘曰

猗公之為　超然遠馳　始慕古人

功名自期　志兮可尚　逢也非時

卒繼伯仲　以文發基　試才郡邑

吏惴民熈　壽嗇于天　用不大施

惟公之宗　始盛中衰　衰而復興

在公本支　在子能孝　卜兆符龜

祔公先塋　神兮安之

故客省使眉州防禦使贈遂州觀察使張公墓誌銘并序

故贈遂州觀察使張公亢之將葬也諸孤具公之官次與平生之施為泣來告曰公曩帥西邊我先子實備將佐其忘身扞寇勤苦百為固不待疏列而公知之詳矣昔种侯世衡事范文正公宣力環延及其亡也文正親為文以誌其墓蓋悉其故吏之勞書之所以為勸也我先子之事其著如此公忍遺而不書哉予哀其誠而義

不可以辭故為之叙曰公字公壽其先濮州臨濮人曾祖裕恬晦不仕祖居實鄂州嘉魚令父餘慶太子右賛善大夫贈吏部尚書逮嘉魚葬于宋故今為宋人公少磊落有大志博學能文之外喜讀諸家兵法常慕古大丈夫立奇功偉節以震暴於當世不為拘儒齪齪之行始冠中天禧三年甲科任廣安軍判官満歳再調應天府推官南都地素𤰞民苦水患公為治白沙石梁二渠壅者悉通而田以歳穫本道轉運使上其狀就改大理寺

丞知南京留守判官事府尹晏元獻公性方嚴少許可獨知公府事無鉅細皆以屬之而無不集者轉殿中丞應李文定公辟簽書西京留守判官事措田恩遷太常博士改屯田員外郎徙通判環州未行改鎮戎軍公素負膽略既得貳邊政於戎事益以究習揣知元昊性凶殘喜誅殺勢必難制上書請先為之備又論西北二垂攻守大計其言深切較著前後章數十上於是天子知公有將帥之材數欲用之會丁母憂去職未幾契丹聚

兵幽涿北邊揺動乃擢公為北京使知安肅軍事詔趣之任公不得已而起召對便坐公奏曰契丹被先帝大恩歳享金繒之賜甚厚今其主孱而歳歉反疑為中國所窺故為此耳不足慮也萬一背約臣請擐甲為諸軍先上壯而遣之公至則務廣恩信前為防之過者盡以撤去而虜卒無他遷莊宅使徙瀛州事寶元初元昊果反上記公言亟改右騏驥使涇原路兵馬鈐轄兼知渭州事涇原當寇之衝而地殊坦平在四路中其責尤重

公守備嚴密軍政修舉賊度不可犯乃會兵入鄜延大將劉平石元孫輕薄其鋒俱為賊所擒關内大震乃以公領忠州刺史充鄜延路鈐轄兼知鄜州事未幾改西上閤門使充本路都鈐轄駐于延州時范文正公帥延以國士待公凡深謀大議公必預焉慶歷元年秋賊入麟府陷豐州破麟府之間諸堡寨圍府州事聞乃命公為并代都鈐轄專管勾麟府軍馬公事賊攻城幾旬日不能下引大兵出境而留軍屯府北之瑠璃堡時縱遊

騎四抄二州閉壘不敢出人情大恐公自受命晝夜馳至府城下城中尚不敢啓闗公出所授勑示之而呼曰我新張軍馬也衆心始安乃啓闗公入即大啓諸所塞門縱民出入視禁旅尚數千人皆奔北之餘股栗無闘志公乃募執役下軍之敢戰者得數百人使擊賊至暮爭持賊首以獻公躬自犒奬取錦袍以衣之大夸于城中連數日皆獲賊如前賞於是禁旅悉慙而奮曰我輩豈不如彼下軍者願出效死公度其可使即命擊瑠璃

之賊衆馳至賊堡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餘皆奔去獲牛馬槖駝以千數公盡以賞所獲者軍始復振然自府餉麟非兵衛不敢進二年正月麟之郊賞至上遣中使督公護送賊果出鈔奪不能得乃聚兵數萬邀歸路公回至栢子寨遇之時衆不滿三千公激之曰汝輩皆陷死地能前鬬則生不然則盡死於是士皆感動爭奮會天大風公乘順風以擊賊賊遂大亂斬首六百餘級賊相蹂踐赴崖谷死者不勝計軍益大振乃修復二州之

間賊所破堡寨有寧遠寨者据麟府之中最號險要建興役賊出兵爭之公命虎翼軍執萬勝軍旗幟為陣以挑賊賊素知萬勝新軍之罷軟者果輕犯之而虎翼軍萬弩齊發短兵繼前公又遣驍將出賊後以夾攻之賊遂奔潰斬首二千餘級賊自此不敢復出葢不踰月而五寨立二州始通公復奏曰今五寨所通麟府往來之一徑耳旁皆空曠無所阻防若更增並邊諸柵以相維衛則蕃漢之户可歸而河外安矣議未下而契丹渝盟河

朔大警朝廷命王德用為定帥楊崇勲為鎮帥而以公
領果州團練使為瀛帥王楊皆位兼將相而公以才望
參其任時論偉之居數月契丹再議通好元昊入涇原
大將葛懐敏禦戰死之闗内復大震改公四方館使充
涇原路經畧安撫招討等使本路都總管兼知渭州事
公酉時授詔戌時上道及至渭賊去方數日四野一空
瘡痍満城編户羸羌皆逃散失業公盡慮經制殆忘寢
食曾未數月境内以完逮鄭公戩來帥四路與公處事

不相合朝廷知其不能容乃遷引進使徙并代副都總
管兼經略招討副使而御史梁堅復摭公細故論之于
朝遂起獄邠州窮治數月不能得公大過猶奪引進使
充本路鈐轄居無何夏人與契丹有隙大戰黄河外時
范文正公為參知政事被詔宣撫河東以備之復還公
引進使為并代路副都總管知代州兼河東沿邊安撫
事范公至河外親按形勢利害以為不增廣堡寨則河
外終不安乃奏用公前議仍以公總其事詔可之經略

使明公鎬以謀不出于帥府極奏言其不可又屢以文移沮止之公執不聽興作如初不踰時而諸寨成乃自劾違經略使節制上知其利置而不問凡建寨十四於是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兵萬人省轉輸萬萬計虜不敢窺邊而河外遂無虞久之徙為高陽關路副都總管兼知瀛州事瀛城小而民衆邊有驚則自外至者無所容公奏廣東南關與大城接民大喜爭出貲以助費時夏文莊公留守北都兼河北路安撫使以公嘗在

西邊不附已因奏曰今與虜和而廣城不可復命公止其役公曰當俟報不可止城幾就詔領眉州防禦使復帥涇原而瀛城後人卒成之衆論為便時渭軍郊恩有賜帛庫中所有物良而估直賤三司所給物下而估直高公乃命增損其直而使兩均之以便請者轉運使乃奏公擅減三司賞給之價夏公時在樞密院公遂坐此奪所領防禦使降知磁州事御史宋禧不知其詳又疏公向以庫銀假牙吏市易得利而歸已今責尚輕於是

又奪公引進使為右領軍衛大將軍知壽州事其後三司所給諸路軍賜率得更平其估而陜西轉運使又奏公向假庫銀利悉以資牙校而非公自取也公既無名被貶不出一言以自辨但以從内地不當享俸願復臺省舊官退治僻郡乃改將作監知和州事坐所舉官累徙知筠州事始赴上召還復為引進使領果州團練使入朝復眉州防禦使充眞定府路副都總管明堂恩遷客省使初公督役河外暴露原野為大寒所中得足疾

久之方愈至是復作求解兵任改知衛州事徙知懷州事出視河防與隣州守相遇於境上監司以為言徙鈐轄曹州改河陽兵馬總管公辭以疾願還朝籍授祕書監未幾復為客省使充徐州總管領防禦如故嘉祐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以疾卒時年六十三御史中丞王公疇上言張某有再造麟府之功不加褒恤無以勸天下上亦惻然思其勞故優贈以官非常典也公氣貌魁傑襟懷擴然無貴賤一以誠接之御軍雖嚴明而人悅其

平恕故每臨敵士皆願奮而投死未嘗少挫涇原屬羌感公恩信凡易地必遮道匍匐號泣請留公移日不能去麟府蕃漢之民幾萬户得骨肉相保生業完復荷公之德最深聞公之喪皆拊膺慟哭曰亡吾父矣往往繪公像祠之而至今不敢斥其姓唯呼之曰閤使公重義輕財出於天性赴人之急殊無愛惜在邊賞犒軍士牛酒必豐公帑不充則傾家槖以濟之内外親族貧無以資者必分俸周給故忌嫉之人緣公好施多組織疑似

相擠陷而屢遭謫官然公乃怡然未嘗慼慼于懷也嗚呼公文武之材可謂著矣自二垂有警西之急則自北而西北之急則自西而北當倉卒之際未嘗不首被選任公以忠義自許不顧險艱卒能成卓然之功向之處公麾下如狄青王信輩皆積小勞而膺大任者不可勝數而公蹇而不偶徘徊于横班者幾二十年及其病也則又彈射遷逐曾不得有少安之地悲夫然仕患有聲而無實果有其實也雖見抑於生前必蒙榮於身後兹

公所以膺顯贈信前烈傳諸信史為不可泯之光耀識者之辨孰得孰失公初娶尚氏封壽陽縣君再娶侍其氏封樂安縣君子男九人杰西頭供奉官樵信州軍事推官黷右侍禁焘左侍禁烝右侍禁煦徐州滕縣主簿烈左班殿直儻試袐書省校書郎默早夭杰樵烈皆先公而亡女四人長適殿中丞趙約之次適著作佐郎高士綸次適太原府陽曲縣主簿滎咨道次在室八年十月十八日其姪三司户部副使燾與公之諸孤舉公與

夫人尚氏之喪葬於宋城縣長樂鄉之清溝里其銘曰

惟人之稟　固罕兼備　志于大者
或遺其細　故昔任人　必隨以器
小不之疵　衆長參治　騏驥在絆
責以千里　欲馳而蹶　咎則誰致
稱善御者　夫豈如是　噫猶公兮
用終不旣

故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工部郎中杜公墓誌銘

公諱起字齊賢其先京兆杜陵人曾祖合唐末徙家蜀郡成都縣祖祚皆以世亂不仕父崇幼以文行稱值孟氏據蜀耻就偽禄乾德三年太祖平兩川乃盡室來京師未幾以疾亡公登朝累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公倜儻有大志涉獵經史好讀左氏春秋孫吳兵書舉進士兩上不中第常謂人曰大丈夫當學文武之道立大功以取貴仕章句篆刻不足為也景德初契丹犯塞真宗皇帝議親征將幸澶淵公曰此吾時也乃攜所著禦戎策

詣闕以獻大抵舉漢唐制虜之失以質當今之宜且言契丹可屈之狀上覽而奇之翌日以褐衣詔對便殿公又面進十奇陳河北用兵形勢上大嗟賞將試以官且問其欲公以母老寓居壽州之壽春縣願便於就養於是特賜進士第授壽春縣主簿以榮之公至縣屬歲大歉乃出家財犒親舊盡率其羸以哺飢者為諸縣倡旁邑豪聞風始競納粟民賴以濟郡守周公絳表稱其能自以為不及公繇是益知名再調越州山陰尉滿歲補

舒州望江令縣之丁版自李氏納土五十年間數登者增其賦亡者不除籍民甚苦之而不敢訴公以非國家意悉蠲除之又以大水害民田流殍者衆即發縣廪以賑民既而白州自劾其專州將媿而不敢詰遠近稱之秩満授静江軍節度推官丁太夫人梁氏憂去職服除用交静呂公夷簡薦章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蘄州蘄春縣事在縣跡治壊塘漑田數千頃民感其恵縣有唐史君杜公生祠乃圖公像於廟而配食焉今上即位遷

祕書丞賜五品服尋以謀葬壽春請換近邑徙知濠州定遠縣事俄轉太常博士通判興元府事代還進秩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宿州事嘗與郡守因議事不相合時章獻皇后臨朝中貴人過郡知而奏之迺與郡守兩得罪公即授海州監稅明道改元以恩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信州事途次杭州覽湖山之勝喜謂家人曰吾得終焉之所矣亟上章請老未報感疾終于杭州之碧波亭享年七十二公素負器業以功名自許當草澤

賜對之辰首乞復有唐識洞韜畧等科以拔異材後卒施用罷山陰又上書言和戎之利不可以恃而安也願益講武備為長轡遠馭之策會時方承平不克伸其志乃屈於郡縣之治故其善政遺愛及民者多矣昔漢文歎李廣之才以謂當高祖世萬户侯豈足道哉其命也夫公娶楊氏故禮部尚書昭儉之孫殿中丞正之女累封永安縣君事夫治家動有法度後公再月而亡子昉博學能政初叙公致政恩補郊社齋郎今為太子中舍

女三人長適進士穆震次適左侍禁閤門祗候王中立次適屯田員外郎于房孫五人曰偉中進士乙科泉州清溪縣尉曰儀郊社齋郎曰僎曰伾曰偕悉舉進士中舍君登朝贈公工部郎中夫人追封天水縣太君皇祐三年八月六日中舍君自杭舉公與夫人之喪歸壽州以十一月二十五日葬于壽春縣仙鄉張直村從先屯田之兆葬之前中舍君具述先烈請銘其實予以友壻之分義不可讓乃為銘曰

嗚呼杜公何材業之備兮位則不充豈所緼者大兮不時之逢著其事於官政兮挹循吏之高風有子克家兮命則考終慶流厥後兮與休聲而昌窮

故將作監丞通判陜府張君墓誌銘并序

景祐元年春三月十八日上御崇政殿親試天下所貢士命近臣較其文而以張君唐卿為之冠越八日上復臨軒賜君第一人及第君素以文行為東州士人所稱又鄉舉與禮部試俱在高等及春榜下衆論翕然以為

得人君時集同榜諸進士于相國佛舍處凡動作無一
不如宜者故雖宿儒舊學當世知名之士無不瞻企歎
伏甘處其下曰得狀元者如此吾牓之光矣釋褐授將
作監丞通判陜府事君才敏識高於吏事無不通達佐
府未數月治聲四出時雨水害民田君為親按屬縣得
民可蠲其賦者十九遂以狀白轉運使而轉運使尚欲
裒取不肯如君言君即抗疏陳其事詔從之又民有孀
母再適人而死及葬父而痛母之不得祔于其尊也乃

從繼父壙中盜母之喪而歸與父同瘞焉事敗時君權府事有司請論如法君曰是特知有孝耳乃可以常法斷之邪遂杖而釋之然後具其事以聞朝廷是之其恤物平刑多此類也四年春丁父憂去職君天性純孝自訃至晝夜號慟不絶聲聞者為之感愴終以哀毀過甚踰月得疾嘔血而卒年二十八三月二十五日也君守希元青州人娶王氏都官員外郎告之女生一女後君一年不育曾祖昂贈職方郎中祖從贈秘書少監父思

終太常博士贈度支員外郎母王氏贈長壽縣太君君
幼聰悟喜讀書不與諸兒相戲狎方十歲則語黙有常
節家人僕隷莫不敢以童子待及長耽玩經史殆忘寢
食每文章之出遠近為之傳誦與石守道游最相知守
道嘗有書遺之曰他日主吾道者希元也天聖中余通
判淄州君時年十七自青州持書來訪余觀其文雄富
老重殊不類少年者所為亟加禮接之自是余常謂人
曰張某必取高科有盛名於天下君之親友往往記余

言以為知人文正范公亦知君為深常與余評論人物喟然謂余曰凡布衣應科舉得試殿廷下必婉辭過謹以求中格人情之常也而張某者為積善成德論獨言切規諫冀以感寤人主立朝可知矣使今而在必以直道為一時名臣其推重如此弟祕書丞唐民雋譽有文知名于世丁仁壽憂雖家甚貧而力謀舉父母與諸兄之喪以嘉祐四年春歸葬鄉里將葬以書來告曰公知監丞兄之深者願得公文以誌其墓乃為銘曰

嗚呼希元　天地之久　人生其間
百年一瞬　何較聃顏　唯得令名
猶穹壤然　亘千萬世　不隕不騫
君得之矣　夫何恨焉　余為斯銘
不愧其傳　嗚呼希元

故河南尹君墓誌銘并序

河南尹君名朴字處厚師魯之長子也幼博學能文通春秋知古今議論根蒂經史明白是非雖先達父友皆

竦然屈服不敢以齒少遇之師魯高文大節當世師仰居家未嘗不以古聖賢之道誨其子弟故處厚不獨天性超絶以承父之教薰炙漸漬而至于大成焉嘗一舉進士誤為有司所絀反笑曰是豈足以盡吾才邪師魯勉以應制舉於是所記益廣所學益深師魯每歎曰吾道之克傳吾門之所寄在此兒也慶歷中余與令樞密副使田公元均奉詔宣撫陜西時搢紳草澤上書以方略言者數百人余請田公第其高下而獨取布衣趙仁

濟者為第一然恠其所論特奇疑非仁濟言既而知處厚代為之田公驚而謂余曰尹氏有子矣尹氏有子矣自是余常稱於公卿間謂其學必能繼師魯其才必為朝廷所用不幸年二十五而亡良可哀已師魯諱洙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以讒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未起而卒處厚娶王氏再娶宗氏一男曰煥一女尚幼處厚將從師魯之喪葬于緱氏也其從弟材來告曰伯父以公之知處厚也嘗屬材曰異日當請銘於公今葬矣敢

以伯父之言告乃為銘曰

惟壽惟夭　達者一焉　愚壽而臧

賢夭而傳　嗚呼處厚　孰短孰延

吾疑禍福　不主于天　惡兮不折

善兮不年　天果主邪　胡為而然

安陽集卷四十七

安陽集卷四十八

宋 韓琦 撰

墓誌

故許州觀察推官曾君墓誌銘

余慶歷末作帥中山時曾君以布衣來請見與之語皆根本道義觀其文則典贍而可喜余固知其遠到者遂延之公館使與諸子姪游而為學益勤為文益工皇祐四年秋與余姪直彥俱赴舉京師春預崇政試皆登乙

科君補安肅軍司理參軍歸故里奉二親以之任官滿用薦者得補永州祁陽令尋丁母陸氏憂服除再調桂州臨桂令會余為仁廟山陵使辟掌牋奏永昭訖事奏其勞擢授許州觀察推官值歲大旱民飢疫作州缺守而無見糧君亟白轉運使願得一奏牘持之至闕下訴于執政者宜有以濟轉運使如其請君即馳至丞相府上其奏其言飢餧之食之狀不急為之救則死者不可勝計矣朝廷始驚乃運京倉與江淮所漕粟往賑之君

歸而飢者聚州下無慮數萬人君日復周視之均其廩食病者則躬致其醫藥雖民賴以再生而君遂為疫所中卒不能起年四十四治平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也君名炳字文伯建昌之南豐人父仲舒有道不仕于思古思中思遠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縣某鄉某村將葬諸子泣來請曰先子于公之門生而素被知者得公一銘而內之壙中存殁之光矣銘曰

有才而不得殫其藴有禄而不得終其養雖力仁而濟

物兮反自懼其夭喪玆天道之難知而世人之共悲者則余也豈獨以門人而大愴

故安康郡太君陳氏墓誌銘

某第五兄著作諱璩有子尚書比部員外郎監在京麴院正彥援郊祀恩贈兄尚書職方員外郎熙寧三年冬得告焚黄因自襄邑遷其妻王氏之柩歸于里中而母安康郡太君欲同展塋域正彥即奉以行未幾正彥來報始至相未厝王氏即侍母大君歷拜先塋及次新安

墳所而母太君宿疾忽作十二月十二日終于孝親佛舍某得訃駭泣既而嘆曰是豈偶然哉方吾嫂康寧時專意來展塋域回止墳寺而忽焉不起具免夫道路肩挽摇頓之苦而無甚寒極暑疲力難進之患去吾職方兄之塚百步而近安然以歸其夫壙中非積善之至孰享玆福嫂姓陳氏曾祖從信事太宗于潛邸深䝉財計及即位寢被顯擢終左衛大將軍度支使祖惟德以蔭補衛尉寺丞父士元幼嗜學舉進士未第而卒嫂年十

八歸於職方兄天資婉淑事其姑秦國太夫人曲盡婦道當兄之未官貲用多乏之中饋之事怡然自力未嘗少懈秦國亦愛而遇之猶息女也執秦國喪號奉几筵動必如禮接内外宗黨柔和自下故皆得其歡服性仁慈信奉釋教誡不害生物每見窮悴可憐之人必亟自損刻而振施之遇尊長諱日則先期齋潔躬誦佛書以嚴追薦如是者三十年益久益勤兄方逾强仕而殁嫂煢居唯正彦一子孜孜訓導遂以成立而正彦亦篤孝過

人凡嫂起居之際朝夕在傍侍膳則進其可食者而去其不可食者以至衣之薄厚必使冝其凉燠平居左右瞻仰顔色若稍失調適則惶遽按閲方書裁量藥劑唯恐其意之不及也俟嫂痊復已方少安嫂用是每體中有少不佳或隱而不自言慮其子勞軫之過也然嫂雖享年六十有八不為不壽而不足以副其孝養之心甚可哀也四女長適尚書職方員外郎王克存次適大理寺丞王居正次適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李清臣次適屯

田郎中成黼皆聞人材彦士族欽矚嫂始封保寧縣君次封保寧縣太君次封安康郡太君一以正彦升朝遇郊恩餘皆某頃在宰府陳情特封非常例也以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合祔於職方兄之塋將葬正彦曰母太君平生懿行美德無如叔知之詳叔當以銘銘曰

惟人之生　云胡不逝　惟逝之藏

其致匪易　噫嘻安康　終也特異

躬來展塋　始次墳寺　疾生莫測

遽不能治　旁視夫穴　不勞而暨
非福之全　事豈斯契　慶歷乙酉
實爲兄誌　日月之馳　僅將及世
今玆熙寧　辛亥之歲　又銘吾嫂
哀胡可既　書其大方　是謂無媿

故仁壽縣君張氏墓誌銘

余第二姪殿中丞公彥妻張氏職方郎中文昌之女性
柔靜自幼不妄語笑惟姆訓是服逮歸韓氏儀德益修

平居端然以法度自處宗親欽式之公彦在官絜廉自奉菲薄而張氏素淳約能内為之助治家無一横費故用度自給而俸常有餘時俗所尚於婦人服玩尤變易不常工人每高其直以相誘衒往往捐故所有甘心而趨之惟恐其後也而張氏目之淡然未嘗為之少動實閨壼之難能也公彦遇嘉祐恭謝天地恩封仁壽縣君四年春公彦亡張氏哀久成疾八年三月十日卒于相州感化鄉之私第年五十四長子曰確試祕書省校書

郎次曰愷力學未仕俱早世次曰恬祕書省校書郎尤孝而有文張氏亡摧毁骨立其年冬亦卒次曰恪方肆進士業五女長適鎮潼軍觀察推官孫扶次二女俱早亡次適新州新興尉監襄邑倉王愷次適相州司户參軍陳厚熙寧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其叔姑安康郡太君陳氏之葬乃舉張氏之柩納公彦壙中銘曰

嗚呼張氏　處婦之道　静以約兮

侈麗之事　婦人所好　殊能略兮

閫内之治　宗姻以法　德云邈兮

享年不遐　有子多喪　天乎虐兮

故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余第四姪尚書比部員外郎正彦妻王氏故相文正公曾之孫刑部郎中祕閣校理繹之女也文正公以道德忠信相仁宗以興太平大名重望為諸宰之冠而治家不失儒素閨門肅然故王氏自幼已稔習其門法婉嫕之行不教而修既歸韓氏以淳約之性職我内事能持

已不自厚而遇衆以均從正彥崎嶇小官雖浣衣薄食未嘗有不滿之色和睦内外怡怡如也宗黨賢之事其姑安康郡太君年踰二紀柔順之道終始不懈嘗以尊幼被疾外無良醫遂精意方書晝夜研誦卒通其大方門内病者或自治之多獲痊已正彥登朝遇郊恩封壽安縣君熈寧二年春正彥通判越州代歸塗次秀州舟中得暴疾數日遽不可治年三十九二月二十一日也五男長曰輯婺州司户參軍次曰嚮曰邕曰喬並勤于

學未仕次幼未名三女長適進士張元素二並在室而輯自王氏之亡守其柩至于終喪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其姑安康之葬王氏從葬于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之西南術者云外庚穴也銘曰

王氏之生　賢相之家　能蹈世法

不驕以夸　德則多羙　命兮不遐

福善之報　其當爾邪

故東平縣君呂氏墓誌銘

余長子太常博士祕閣校理忠彦妻吕氏故相文靖公夷簡之孫觀文殿學士尚書吏部侍郎公弼之女也文靖公以王佐之才輔相仁廟二十年間仁恩德澤浹洽天下而觀文公繼以隆名偉業居右府翼兩朝故吕氏襲其京慶而賢明柔淑之性邈然宜異於衆也年十六歸韓氏雖尚妙年能不以貴相之家輒自驕僻婦道修謹過於老成其姑衛國夫人崔氏愛而撫之謂其可教衛國治家謹肅仁而好施親族無踈近貧卹周至其心

勤勤唯恐不及呂氏常在左右朝夕師仰稟訓不怠悉能知其薄已厚物之意及衛國之薨余則以家事付之呂氏奉其姑遺法惕然不敢失凡所施設與衛國平日無少異焉於是内外欣服知克紹其風矣治平二年秋得疾淹久數泣而謂忠彦曰我疾勢日加萬萬不可治我有幼妹在家君若全舊恩以續之必能卹我子又二姓之好不絶如故我死無恨矣八月四日果以其疾卒年二十七時覩文公始擢貳樞府悲思不已乃為奏得

追封東平縣君生三子長曰錦孫次曰客孫皆早夭次曰治太常寺太祝聰謹嗜學呂氏尤所鍾愛忠彥不忍違其遺言為娶其妹熙寧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因其伯姑安康郡太君陳氏之葬自京遷呂氏之柩厝于相州安陽縣豐安村先姑夫人之兆次銘曰

吾得衛國　司吾壼中　治家之法
惟平以公　內外親黨　無恩不蒙
呂氏嗣之　得其清風　如何不幸

盛年以終　失吾良婦　哀兮何窮

安陽集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安陽集卷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查善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舉人臣馮盖

安陽集卷四十九

宋 韓琦 撰

墓誌

故秘書省校書郎韓恬墓誌銘

恬字安之余姪殿中丞公彦之第三子母仁壽縣君張氏幼雋邁喜學讀書強記而為文辯速余嘗較公彦諸子謂恬他日必能先取科第以才名自立嘗求補試國子監生程文中等俄丁父憂未幾其仲兄愷與二妹繼

亡恬與母張氏益大悲駭不能自寧余過嘉祐明堂恩亟先奏恬得祕書省校書郎及為娶職方郎中董之卲之女且以慰其母悍獨之心張氏喜甚屢泣以誡恬令益自修飭以報恩鞠之厚已而張氏復感疾議歸鄉里冀得移其故處而遂平逾八年春不幸疾乂卒不起恬既併罹酷罰夙夜號躃幾以殞絶猶能手疏母之行實請余為其墓銘終以哀毁之過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亦卒時年二十二女二人長曰壽女次曰安女並幼後

恬服除董氏以無男子歸其父家壽女者熈寧初元又不育嗚呼禍釁之來未有如恬之一門相仍窮苦如是之甚者也悲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其叔祖母安康郡太君之葬乃舉恬之喪葬于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東其兄確之墓次葬師所謂穴之外庚也銘曰

父母諸兄兮相繼亡於前二女之幼兮一後夭于後妻無以守歸其家爾獨于兹瘞其柩何罪而當此罰邪豈數之適相偶邪天乎冥冥吾安以究

姪孫亶奴墓誌

余第五姪司門員外郎通判趙州方彥年四十餘始有一子以其生于相州取河亶甲居相之義遂名之曰亶奴亶奴狀貌絶美語言甚慧故方彥與其母向氏愛而視之謂雖希代之寶不如吾兒之貴也而撫育太過易以生疾才及五歲而夭其母哀思不已雖其亡逮今數年矣而飲食衣服與夫玩好之具猶日奠而時致之與存者無異甚哉其愛之難解也熙寧四年二月二十八

日以吾嫂安康郡太君之葬因自趙州遷而瘞于先塋之東祔從兄確之墓次刻石以誌且慰其父母之心云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崔君墓誌銘

崔君象之有道君子也余妻雖象之之姊然其相友也以賢而不以親今之云亡其子振孫等以墓有銘哀號馳訴屬余以辭余固知象之者其可不銘象之諱公孺後魏清河大房七兵尚書休之後今為開封鄢陵人曾祖周度仕周佐究帥慕容彥超慕帥叛以大義切責遇

害贈祕書少監祖汝礪以父死節補右班殿直贈尚書
兵部侍郎父立為世名臣終尚書工部侍郎贈禮部尚
書象之幼簡重有高識喜學善屬文始以父任補將作
監主簿恥在蔭籍欲自取進士第既不利有司慨然以
篆刻之技不足為遂益究覽經史百家之言至于浮屠
老子之書無不探考得其淵妙視富與貴恬然不能少
動其心也初監許州商稅丁尚書憂服除監許州合流
鎮商稅再監許州商稅丁所生靈壽縣太君嚴氏憂服

除時丞相賈魏公鎮許薦知陽翟縣事歳滿簽書忠武軍節度判官事用三司奏都太管勾許汝州石塘等河催綱累遷尚書比部員外郎熙寧四年正月十七日以疾卒年五十八象之孝悌仁恕出于天性母夫人仁壽郡太君冉氏早亡事尚書與嚴夫人朝夕左右承順顔色未嘗少懈其居喪也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及葬雖盛寒必跣足負土與庸者雜作終喪始復葷茹兄弟皆盛年物故孤遺滿室象之極力撫養不忍去為遠官故仕

宦專以庇族為意不復計較資品高下居官治民清約不擾見有位者必為陳國家大計民之疾苦與夫所知之賢者冀以行其言而已未嘗自有也正人佳士雖未識面推嚮不已道或不合雖大權重位招之不往也慶歷中仁宗皇帝勵精圖治衆之乃詣闕上書論十事其目曰培根本教宗室擇守宰求遺逸資孝治御英豪輕賦歛省冗滯節浮費嚴武備凡數千言引據深切而亦不求人知亡後諸子得其藁於楮中於是人益知夫衆

之雖在小官有愛君憂國之心而自晦其德如此與人交務盡誠信以風誼自許有過失者必毅然規正無不畏而為善周人之急厚自損刻而不以為恵也從事許昌日官吏斷獄誤引重比同幕諉統者懼及于譴則銓格為廢人象之曰持議而誤在我遂請獨當其罰論者高君之義所居東北隅有亭曰蓧光尚書之所創也君常處其間黙坐終日外無一物能嬰其慮交游之至則以文酒為樂往往忘其鄙吝與處士孔寧極尤相厚善

每一過從則閉關談道率踰旬不忍别去素樂閑退與相知為林泉之約願預者輙以籍記之已而皆背去其籍為空冢之笑而不恠也然冢之亦為族屬所累未能如其素志而天復不畀其壽悲夫臨終謂諸子曰吾神識無纎毫妄亂來亦我來去亦我去此又見其達性命之深也其作詩尤工人多賞其清麗夫人安福縣君程氏某官某之女柔順而正内治以修男二人長曰振孫大理寺丞次曰保孫試將作監主簿冢之教子嚴而有

法而皆能承訓自飭當嗣其慶云以某年三月二十一日

葬于鄭州新鄭縣某鄉尚書之兆次銘曰

既孝于家　又忠于友　惟德之尊

富貴紛麗　恬不可誘　惟道之存

死生之際　亂則何有　達性之根

人雖亡矣　名不朽矣　事著斯文

故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校理致仕趙君墓誌銘

熙寧四年夏六月趙君子淵自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

引年得謝退處于修善坊之私第未幾病且逾月庻必不起遽取筆自書命其子咸以誌文屬余七月二十九日果卒咸亟遣人持其所書號訴來請余泣而視之知子淵所以屬余者以友壻之分又悉其平生操守施設使書其實足信于後世此奚可辭子淵諱宗道開封封邱人給事中贈司空賀之子贈左衛上將軍正德之孫贈左屯衛將軍瑨之曾孫司空在仁宗朝更任顯要為時名臣子淵幼警拔自立力學能文屢舉進士不利始

從父任補將作監主簿監舒州鹽酒稅汝州稻田務執政薦其材召試學士院得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累遷大理寺丞主宗正寺簿通判河陽以太子中允同判登聞鼓院丁司空憂服除同知太常禮院出知宣州改太常丞子淵為政知所先後下車首興學校招廣生員起市橋屋取資以充其用又選良師以講勸之人人樂於為善宣民素尚巫鬼病者不醫以事祈禳子淵為擇方書之驗者刻石示之復出公帑緡為藥劑以時拯救民

脫横夭因變其俗涇邑豪劉氏毆人死厚用賂冀以死者縁他疾獲免子淵察其姦卒寘於法吏受賂者悉黥竄之一郡肅然歲滿得郭輔之者來代始輔之以所迓兵舟不如意及至郡㑹子淵居式假不能出遂大忿恚子淵去搜剔玼累窮極纎悉無所得因摭疑似之事縁飾以聞子淵不堪其誣即奏辨之朝廷為置司推究事盡白猶以奏牘中一二語差在律以身事訴止坐杖法官深文以詐不實論奪一官落職既而御史中丞魚公

周詢極陳其寃得復中允監亳州酒稅物論猶不平繼得令太子少師趙公槩曁兩禁臺憲官十數人交章薦雪始還官與職知宗正丞事兼判登聞皷院知濵州會河決六塔郡界有遙堤監司欲決以釃其流子淵執不可雖督之愈急愈不奪民賴以全又立保法檢制姦盜比戶以安代歸為郡牧判官遷太常博士權開封府推官嘉祐四年京西大饑轉運使請擇列郡守以濟災饉子淵被選知潁州子淵於救荒之術素已經慮賑給存

勞無所不至冦盜屏息流庸以復俄權三司戸部判官出知晉州時營奉永昭方中諸郡皆嚴期賦民物價翔而貴益倍子淵獨取帑中物官自營致使民徐償之境内寂然無所擾民既飽其德惠相率走闕下請留朝廷知其能就徙陜州晉人號呼遮道子淵不得前為駐留彌日得間道馳去陜素以土厚水脉深不為井唯槖山泉貫城中以資衆用歲雨數壞隄渠絶流則民汲于汞定澗既遠且勞子淵曰今邊州巖堡往往皆井此平地

反不可邪亟選匠者相廬巷便民之所浚三十井皆未數仍得美泉民歌喜之未足與甘棠同永其思也子淵自博士四遷尚書祠部郎中知蔡州郡城北直門東西有二橋跨汝水上岸高峻非得巨材不能立數歲輒壞每一易費民貲幾萬緡俚諺目為害民橋子淵卹其久弊思力去之募工取碓山石先易其東者衆論囂然難之子淵不聽至聞于朝有詔問狀子淵別白利害保于必成朝廷從之已而橋成患絶為利無窮子淵自年及

從心日思退去會秩滿懇求西臺既得請須期歲餘新第完美日談笑其間無復以軒冕為意未踰時即還君事方且放懷林泉以造羲皇之域而天嗇遐福遽奪之年悲夫子淵性方重不妄進止外嶷嶷若不可犯而內極樂易即之益温與人交篤于風誼澹薄寡欲至老無聲色之惑為政詳敏得其綱要當事劇訟挐他人雖勞精竭慮不能判者子淵視若閒暇處之無不中理善筆札長于詩弈公退必引賓屬以此為樂其他不好也慶

歷中杜正獻公范文正公與諸賢以忠義並進天子方虛心仰成諸公亦銳于為報而俱知子淵之才未及薦擢為僥倖者所沮相繼罷去子淵義之所激時上書開陳得失當塗者聞而惡之故輔之因得希合奇中事雖獲辨而淹回者十年不得乘時奮其所長子淵亦明於義命居常泰然未嘗少動其心也事二親孝執喪過毀幾不能生同宗五世族大愛周内外踈屬孤無依者必收鞠成人為畢婚嫁先塋在封邱地頗卑下會隣有葬

者穿地未及尋而泉已出子淵視之大驚曰近歲京師
雨水多沮洳使然吾親葬此豈得安邪於是專意改卜
卒得地於伊闕之府下村遂遷祖考二世之喪以安厝
之決謀居洛以便子孫之奉前後奏疏論說時事多見
採納如與皇族結親必取三代告身梭驗以絕冨民妄
冒之弊經科增對大義弛茶禁通商流外官不為縣令
編論政體書資訓鑒之益皆自子淵發之子淵年七十
三娶崔氏尚書工部侍郎立之女封安平縣君事舅姑

盡孝睦宗族盡勤柔懿之行親黨稱之先子淵而亡五男長曰隨將作監主簿次未名俱早世次鼎太子中舍知江陰軍江陰縣次咸大理寺丞次濟太子中允權發遣淮南同提點刑獄公事皆謹蹈門法以材自奮而咸向任二司編修令式懇請宰邑河南以便親養子淵疾得朝夕省侍奉遺語幹後事罔不如素三女長適尚書屯田員外郎張仲松次適尚書比部員外郎呂昌暉次適贊善大夫張德源以其年十一月五日諸子舉子淵

之喪葬於司空之兆次銘曰

夫惟有才　始可言命　吾藴有餘

用焉弗罄　繫偶不偶　命也誰競

巳或無有　奚取命證　噫嘻子淵

其才孰肩　畜不大發　匪命胡然

少施郡治　功疇與先　進平退勇

始終茂焉　伊洛之間　地環勝勢

既安祖考　遂我素志　今兹卜宅

又從而竄　敦樟錐藏　令名不闕

故太常博士周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周君熈寧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疾卒其子尚書屯田郎中革號訴于余曰革甞從事于幕府而先君素游門下今不幸棄孝養將卜明年正月二十六日葬于相州安陽縣感化鄉祖塋之次得公一二言以銘其墓存殁之榮也余安得以辭君諱孝恭字宥之其先眞定府藁城人四世祖從居趙郡之平棘令為平棘

人父文舉博學善推步有人倫之識以長于尚書比部郎中孝孫登朝累贈衛尉卿嘗謂比部君他日當自取美官君次于也而曰汝雖不及禄仕乃吾保家之主後皆果然君幼聰警盡得其父學至于天文地理陰陽讖緯之書無不究習臻其奥妙而未嘗輒言也累應明經不中第感父昔言遂忘懷軒冕以恬晦自高平居接高僧從善友相與研究内典辨析精義於是禪宗律學煥然大通持此為樂終老不倦晚好道家之言益自明悟

天資仁恕不害生物每出衢路見貧弱可憐者必盡所有以濟之而自處儉薄雖資用不給怡怡如也事比部兄極于悌順與之治生業營室居不憚寒暑卒能成就推而不有其後諸姪皆蒙賴焉與人言務盡誠慤義主規勸聞者欣服之都官君奉養至孝聞聽所悉頃自河北監牧使擢提點本路刑獄公事以職在巡按時去庭闈懇辭不就已而君得疾衣不解帶朝夕省侍訪醫藥事祈禳無所不至卒弗獲驗然享年八十有一在人子

之心猶為不足質於五福幾得其全斯亦積善之效也

君始以都官君登朝援明堂恩授大理評事英廟登極

遷光禄寺丞治平郊恩改祕書省著作佐郎今上即位

轉太子中允都官君恩賜五品服又回授之兩遷太常

博士皆以郊饗推恩也次子鼎未仕一女適保州司理

參軍毛楷銘曰

天相善人　宜乎得壽　子極孝養

斯為有後　節行之懿　孰傳之久

吾銘而藏　是謂不朽

安陽集卷四十九

安陽集卷五十

宋 韓琦 撰

墓誌

故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歐陽公墓誌銘

熈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公薨于汝陰之私第年六十六上聞震怛不視朝贈公太子太師䘏後加賻不與常比天下正人節士

知公之亡罔不駭然相弔痛失依仰其孤寺丞君乃以樞密副使吳公所次功緒并致治命以墓銘為請竊惟當世能文之士比比出公門下不屬于彼而獨以見屬豈公素諒其愚謂能直筆足信後世邪此其敢辭公諱脩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四世孫琮嘗為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復為吉之安福令子孫因家焉曾祖諱郴安福六世孫也孝悌之行鄉里師服南唐為武昌令累贈太師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

強學善屬文南唐時獻所為文十餘萬言試補南京衙院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父諱觀性至孝力學咸平中擢進士第當官明而尚恕每決重辟尤加審謹茍理有可脫必平反之終泰州軍事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自公祖始徙居吉水後吉水析為永豐今為永豐人公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守志不奪家雖貧力自營贍教公為學公亦天資警絶經目一覽則能誦

記為文下筆出人意表及冠聲問卓然天聖中舉進士凡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為第一逮崇政試雖中甲科人猶以不魁多士為恨初補西京留守推官洛尹文康王公知非常才歸薦于朝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文正范公權尹京邑以直道自進每因奏事必陳時政得失大忤宰相意斥守饒州諫官不敢言公貽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余安道尹師魯繼上書直范公復被逐當時天下以四賢稱之俄徙

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召還復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預修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請外補通判滑州事慶歷初仁宗御天下久周悉時敝重以西師未解思欲整齊衆治以完太平登進輔臣必取人望收用端鯁以增諫員公首被其選擢太常丞知諫院事賜五品服未幾同脩起居注公素禀忠義遭時遇主自任言責無所顧忌横身正路風節凛然時正獻杜公文正范公今司空富公皆在二府公

每勸上乘間延見推誠咨訪上後開天章閣屢召諸公詢究治本長策大議稍稍施用紀綱日舉僥倖頓絶小人始大不喜相與巧詆必期破壞公常極力左右之俄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大臣有建白請廢麟州徙其治於合河津以省餽餉者命公親往相視使回奏曰麟州天險正據要害不可廢第減其兵駐並河諸堡有警呼集數舍之近耳兵既減粮自不乏詔從之又奏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始潘美為帥患虜時入寇

徙其民以空之遂號禁地自景德通好我雖循舊而虜人盜耕不已請募民計頃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之歲可得數百萬斛邊用給矣不然他日必盡為虜人所有時并帥耻謀不自己沮撓久之其後卒如公請凡賦歛過重民所不堪者又奏罷十數事瘵俗以安四年秋北虜盛兵雲州聲言西討朝廷疑其有謀議選文武材臣咨為經畫二府請輟公以往即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公至則區別官吏使能者盡力均徙

財用而邊計有餘奏廣御河漕運造鏁栿船以絶侵盜置都作院于磁相州一道兵械悉仰給焉方條列北方利病欲大為措置會文正范公與同時入輔者終為讒說所勝相繼罷去一時進用者皆指之為黨公復慨然上書極言論救執政與其朋益怒協力擠之初公有妹適張龜正龜正亡無子妹挈前室所生孤女以歸及笄公為選宗人晟以嫁之會張氏以失行繫獄言者乘此欲并中公後据張氏貲產事遂興詔獄窮治上為命内

臣監劾卒辨其誣猶降授知制誥知滁州事執政意不
快撫勘官與監劾内臣細故皆被責八年春就改起居
舍人知揚州事踰年徙知潁州事皇祐初復龍圖閣直
學士二年秋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歷尚書禮
部吏部郎中丁太夫人憂去職服除入見上恠公鬚髮
盡白惻然存撫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内銓素忌公者
恐將大用乃偽為公䟽請汰内臣以激衆怒有選人胡
宗堯者當引對改官前任本州嘗以官舟假人已而經

敕去官止得循資公與判南曹官對日取旨上欣然令改官宦者楊永德密奏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援救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事物論不平上亟開悟留公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為學士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至和二年夏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事留不行復除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遷右諫議大夫嘉祐三年夏兼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事前尹孝肅包公以威嚴得名都下震恐而公動必循理不求赫赫之譽

或以少風采為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吾之長止于此惡可勉其所短以徇人邪既而京師亦治四年春請罷府事改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冬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秋參知政事英宗登極遷户部侍郎治平初特轉吏部侍郎今上嗣位改尚書左丞公自處二府益思報稱毅然守正不為富貴易節凡大謀議大利害與同官論辨或在上前必區判是否未嘗少有回屈文武之士陳請百端

公常委曲開諭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人多怨誹至于臺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之其徒尤切齒日欲求疵合攻公自視無他不恤也始英廟踐祚按祖宗舊典皇族尊屬之亡者皆贈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廟所生父也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處其當上謙恭謹重命過仁廟大祥下禮院與兩制官同議如期詔下衆乃言王當稱伯改封大國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無經據方再下三省議上遽令權罷俾有

司徐求典故事乂不行臺官挾憤不已遂持此斥公為主議上章歷詆必請議定及以朝廷未甞議及之事肆為誣說欲惑衆聽又相率納告身以示必去上數敦諭知不可留各以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憲不勝為耻窺伺愈急會今上即位初御史蔣之奇者乃造無根之言欲以汚公中丞彭思永乘虛助之公退伏私居力請公辨上照其誣罔連詔詰問二人者辭窮皆坐貶公遂懇辭柄任上不得已除公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

事熙寧元年秋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散青苗錢法初行衆議皆言不便朝廷既申告誡公猶請除去二分之息令民止納本錢明不取利又請先罷提舉管勾官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不報三年夏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公累上章辭句易蔡州大畧以久疾昏耗不任重寄復曰時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執政知終不附已俄詔聽以舊官知蔡州事

公在亳已六上章請致政上眷惜之不允至蔡踰年復中前請志益堅確上察其誠命優改官致仕年方六十有五天下士大夫聞公勇退無不驚歎云近古所無也公天資剛勁見義敢為襟懐洞然無有城府嘗以平心為難故未嘗挾私以為喜怒奬進人物樂善不倦一長之得力為稱薦故賞識之下率為聞人唯視姦邪嫉若仇敵直前奮擊不問權貴後雖陰被讒逐公以道自處怡怡如也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

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錄以官自唐室之衰文體隳而不振陵夷至于五代氣益卑弱國初柳公仲塗一時大儒以古道興起之學者卒不從景祐初公與尹師魯專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騖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跡自極其工於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為模範自漢司馬遷没幾千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始繼之氣燄相薄

莫較高下何其盛哉所治經術務究大本嘗以先儒於經所得多矣而不能無失唯其説或有未通公始為辨正不過求聖人之意以立異論嘉祐初權知貢舉時舉者務為險怪之語號太學體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預奏名初雖怨讟紛紜而文格終以復故者公之力也筆翰遒勁自成一家人有得其片幅必寶藏之歷典大郡以鎮静為本明不及察寛不至縱吏民受賜既去追思不已滁揚二州皆立生祠嘗奉使契丹其主

必遣貴臣押宴出于常例且謂公曰以公名重故耳其為外夷欽服如此至和中陳恭公為相欲塞商胡决河使歸橫隴故道公言橫隴地已高仰功大不可為未幾陳罷去有李仲昌者乃議道商胡水入六塔河公復上言六塔素隘狹不能容大河若為之必潰决害愈甚時執政是仲昌議又不用公言後六塔堤果壞不成自慱以下數州皆被水患衆服公先識在侍從八年竭誠補益前後上言百餘事仁宗嘗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故其言多所聽納因嘉祐水災凡兩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根本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參定大議方英廟過自謙退未即承命事久未決衆悉危之公協心開助忠力為多及即位之初感疾未能聽斷慈壽預政事出權宜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鎮安內外卒復明辟人無間言嘗被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十一

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録跋尾十卷雜著十九卷公於物無他玩好獨好收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為一千卷用以校正傳記訛謬人得不疑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録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于其間是為六一因自為傳以志之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室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令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戸部侍郎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男八人長發次

奕並光禄寺丞次棐大理評事次辯光禄寺丞餘皆早卒女三人皆早卒熈寧某年某月某日諸孤奉公之喪葬于某地銘曰

噫公之節　其剛烈烈　弼違斥姦

義不可折　噫公之文　天資不羣

光輝古今　左右典墳　直道而行

屢以讒蹶　卒寤而知　惟帝之哲

升贊機務　方隅以寧　參議宰政

社稷是經　成此至公　大忠以效
德高毀及　退不吾較　公之來歸
既安且治　宜報以壽　戾也胡為
公文在人　公迹在史　兹惟不窮
亘千萬祀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神道
碑銘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以魁奇豪傑

之材逢時自奮智畧神出勲業赫赫震暴當世誠一代之偉人也其向守大名其孫堯夫主簿元城一日具書來告曰堯夫之曾祖昔事太宗真宗朝勤勞内外有大名於天下而自葬距今歴年久矣墓碑之刻闕然未立請書其實以表神道固祖烈之益光也其嘗總領史局觀所載公文武大節頗亦詳矣然其絶異之政與夫遺愛之迹較然著于人聽者猶未完悉今得與鉅賢論次而發揚之以昭示于後世誠所願巳公諱詠字復之世

本鄴人後徙居澶之臨黄及公葬其先于鄄城故為濮之鄄城人曽祖諱立祖諱鐸遭唐末與五代之亂皆潛養德業退處無悶父諱景以儒行自富鄉里稱之公登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太常卿公少倜儻有大志尚氣節重然諾為學必本仁義不喜浮靡太平興國四年秋與忠愍寇公同赴大名舉議將首薦公公以同郡張覃素有文行即率寇公上書請以覃為冠一府欽歎遂如公言士論多之明年春擢進士第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

陽縣事六年遇郊恩改將作監丞雍熙初遷著作佐郎

歲滿擢太子中允通判麟州事端拱耤田恩轉祕書丞

代歸通判相州事公以親老辭得監濮州稅俄選知開

封府浚儀縣事賜五品服時冦公與文靖李公故樞密

副使宋公湜連薦其才擢荆湖北路轉運使淳化初就

改太常博士制置使稱其能詔褒美之太宗素知公可

用召還超拜虞部郎中賜三品服未逾旬擢為樞密直

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勾當三班院時張

永德爲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公封還
詔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帥
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既而果營卒脅訴其大校者
上始寤公言面加慰勞四年冬東西兩川旱民饑吏失
救䘏寇大起五年正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遣昭宣
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復命公知成都府事五
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畱公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
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絶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

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趍之未踰月得米數千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令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公聞而喜曰吾令可行矣時益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燕為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公於是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廷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栗求活公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為之今

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呼曰唯公所命兵不
分願就戮公釋之繼恩即日分兵鄜州當還京師者悉
遣之不數日減城中兵半既而諸軍請食馬芻粟公命
以錢給之繼恩詬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聞召繼恩
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
不即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懼
即時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陜西運糧
上喜曰向益州日以乏糧為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

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公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為賊脅從復其閒有疲弱偶挂盜籍者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即揭牓諭之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公行法公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公公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僕化賊為民不亦可乎公度繼恩日横不能改亟以狀聞願選忠實可倚者與繼恩共事庶不敢獨任上乃命入内内侍省押班衛紹欽充同招安使自

是繼恩亮勢為屈未幾二人者皆召歸就以劍門關總管上官正為招安使順之餘黨公撫安于內正擒討于外再閱月而兩川平至道二年改兵部郎中繼丁父與母新昌郡太夫人謝氏憂皆起復三年秋西川都廵檢使韓景祐為所部廣武卒劉旴所逐率衆掠懷安軍破漢州公方與僚屬會大慈寺報至飲䜩如故舉城憂之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公適會客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始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鋭

不可擊今人得所掠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
壯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及行公為出送
于郊激其盡力正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盰首餘黨盡
平衆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真宗即位遷左諫議
大夫咸平初召拜給事中充户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
節大臣主齋會被酒不如禮公彈奏之無所憚二年與
溫公仲舒同知貢舉俄以工部侍郎知杭州事時歲饑
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寛其罰官屬執言不

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繩之境内卒以無擾時歲滿杭人詣闕請留有詔褒其善政五年冬改知永興軍府事初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晃代公公聞之曰晃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乎始踰年果致神衛大校王均之亂逐晃據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會益守馬公知節徙延安上以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威惠在人復以公為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

事蜀民聞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公知民信已易嚴以易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慰愜蜀部復大治轉運使黄觀以政迹聞賜詔加奬就改吏部侍郎命謝濤廵撫于蜀上遣濤諭公曰得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因詔公與濤議鑄景德大鐵錢于嘉邛州一當小鐵錢十銅錢一于今便之景德三年召還復掌三班院兼判登聞檢院中歲瘍生于腦不能巾櫛求知潁州上以公名臣有人望兩守益部政無及

者不當屈於小郡以真定府青州皆大鎮也聽公自擇公皆不就上曰昇州可乎公即拜命大中祥符元年東封恩轉尚書左丞時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公廉知皆姦民所為潛捕得之乃命先折其脛斬之以徇火患遂絶中使祠茅山還言城中有黄雀蔽日而墜空中聞水聲上視占書主民勞謂輔臣曰但守臣得人此固無患今詠在彼又何虞也三年春秩滿昇民請留遷工部尚書再任俄以江東旱命兼昇宣等十州安撫使祀汾陰

恩加禮部尚書以瘍疾甚上章求分司西京上閔之亟
令代還不能朝懇請便郡差知陳州事終于八年八月
一日年七十上嘗稱公有將相器以疾未及用至是大
痛惜之命優贈官仁宗朝追謚忠定公天賦正直濟以
剛果始終挺然無所屈撓自力學筮仕則有澤及天下
之心而以富貴為薄逸人傳霖高蹈之士與公素善公
嘗與夜會劇談時諸郡多病瘧者一夕頓愈逮登第與
傅詩有巢由莫相笑心不為輕肥之句此見公之志也

嘗訪三峯陳先生摶一見公厚遇之顧謂弟子曰此人於名利淡然無情達必為公卿不達則為帝王師其為高人推重如此早學擊劍遂精其術兩河間人無敵者生平勇於為義遇人艱急茍情有可哀必極力以濟無所顧惜當官凡所施設動有遠識始時人或不能測其後卒有大利民感無窮至自奉養逮於服玩之具則寡薄儉陋雖寒士不若也公退闢靜室焚香燕坐聚書萬卷往往手自校正旁無聲色之好臨事明決出人意外

凡斷罪以辭者人皆集録于今傳之在餘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壻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壻持其遺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閲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前後治益愛利之政不可悉紀舉其大者則公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

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税使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為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餓色者公之賜也蜀風尚侈好遨樂公從其俗凡一歲之内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為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則治違之則人情不安輒以累罷去甞寫其真自號乖崖子復為贊曰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及公之亡也蜀民聞之皆罷

市號慟得公遺像置天慶觀之仙遊閣建大齋會事之如生至今不懈昔召公分陝而治民愛而思之甞聽訟于棠下戒勿翦伐羊公在襄陽立碑峴首民戴遺德過輒墮淚後歷千餘載能繼其風凜然如存者獨公一人而已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甞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益不貢士者幾二十年學校頹替公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皆有學行鄉里所服遂延奬加禮敦勉就舉後三人悉登

科歴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日振由公之誘掖也文章雄健有氣骨稱其為人嘗為聲賦梁公周翰覽而歎曰二百年來不見此作矣有文集十卷公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陳州之某地夫人唐氏先公而亡繼王氏故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顯之女封太原郡夫人天僖三年終于陳之私第子從質衛尉寺丞公亡未踰月哀毀而卒一女適故翰林學士王公禹偁子奉禮郎嘉祐孫幾人某為某官銘曰

太行峙朔　洪河瀉天　河山之間
實生大賢　賢不徒出　惟聖偶焉
發為事業　文武之全　兩治西蜀
厲綏南夏　易亂以寧　即荒而化
夫惟管蕭　尚足王霸　如公之材
不宰天下　而俾惠澤　止濡一方
錫民父母　遺國棟梁　有煒公蹟
日星之光　何假斯文　始傳其芳

故尚書工部侍郎致仕贈工部尚書崔公行狀

曾祖光表右補闕直史館

祖周度兖州節度判官贈祕書少監

父汝礪左班殿直贈尚書兵部侍郎

本貫開封府鄢陵縣儀鳳鄉鳳凰里名立字本之

年七十五

崔出姜姓始齊丁公之嫡曰季子以其國推叔乙而食采於崔因而命氏十六世孫業爲漢東萊侯居清河之

東武城至後魏殿中尚書休始與其弟寅分大小房休號大房自元魏歷周隋閒世居顯仕而至唐尤盛與盧李鄭三姓遂為諸侯之望而崔為之首曾祖諱光表清河大房休之後十二世孫也後唐同光初舉進士為天下第一終右補闕直史館祖諱周度性忠鯁敢言周初為兖州節度判官其帥慕容彥超叛即以大義譬責之復引近世逆順禍福以為監不聽卒為其所害周祖聞而傷之贈祕書少監父諱汝礪以父死節尚幼朝廷欲

優其廩給乃以為左班殿直後以家世儒者恥從武弁之列遂棄官歸鄢陵安處先廬不以榮利為意以公貴累贈尚書兵部侍郎公諱立字本之侍郎之次子也少警悟博學而尤長於古文時柳公仲塗為世大儒學者師仰一見公文而竒之於公卿間比比延譽咸平二年秋舉進士於開封府試入髙等明年春及第補果州團練推官郡有役卒輦官物于他州苦其道路之險乃率衆錢傭便舟而下其守姜從革者發其事法官張昇引

率歛條坐始謀與率錢卒三人皆當斬公曰醵錢私己
與本意於公殊科罪當杖固執不斷姜怒乃以具獄聞
請下有司詳讞卒如公議姜與法官俱得罪滿歲用是
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臨清縣事丁侍郎憂去職服除
知壽州安豐縣事屬歲大水壞期斯塘民失灌溉之利
者殆千餘家公亟募工徒補塞隄障日暴露於塘下踰
月而塘完民以安業轉殿中丞從通判廣州事改太常
博士嶺南舶商所湊珍貨叢委至者一為利所動則隳

其故節公素以清約自守凡彼之所有不市一錢官滿但舟貯俸緡所餘而還時文懿張公為本道轉運使常歎服之曰古之所謂廉吏者恐無以過此俄丁母延安郡太君李氏憂去官服闋通判許州事改屯田員外郎知江陰軍事仁宗即位以恩增秩都官邑有利港者舊溉民田數千頃歲久湮廢公諭其民開濬之曰初雖少勞而其利無窮民皆樂然獻力逮成官無少費而民利如故又開橫河六十里以通漕運舟檝之便天子嘉之

兩賜詔書褒美代還會東都塞決河命公提舉受納梢草是時所費既廣旁逮數路之民皆被科擾公度興功過半薪楗山積而所逋之數尚數百萬皆單細之户力不能堪者公獨抗奏願一切蠲放保無所乏朝廷從之衆大蒙惠遷職方員外郎知隷州事城中池素舄鹵民苦水泉不給公擇衢巷要便之地為浚百井而間有甘洌者衆謂公至誠之感閭邸歌樂之累遷都官郎中歷知漢相潞二州事以明道恭謝天地恩遷職方俄轉太

常少卿知兖州事值歲大蝗旱民罹凶歉公度荒政之急而為常法所拘者一皆濟以權宜惟上所罪又募里豪出粟數十萬斛以哺饑者所活甚衆而施浹旁境繼徙鄆涇二州就拜右諌議大夫改知耀州事耀民氣豪喜訟號難治始至繫囚滿獄公為區判善惡勸沮明白未幾民服公化境内以清代歸民走漆沮二水之次遨公呼曰吾之父母今焉往至羣卧灘石上使公馬不得前公為回駕翌日繇間道乃得去至闕以年漸高筋力

不强願補閒僻之郡乃出知濮州事轉給事中年甫七十即上書曰臣老矣於國家之事力不能勉幸乞臣骸骨以歸田里上憐之進秩工部侍郎致仕公既歸許之私第遂謝絶人事治家圃羅植松竹中起小亭曰葆光自號葆光子終日怡然隱几於其間每良辰美節則召親族以觴詠為娱樂心休休然自謂處羲皇之世如是者凡五年一日體中不佳召諸子而謂曰人生得七十者為少而吾壽已過之又官為丞郎汝輩皆為京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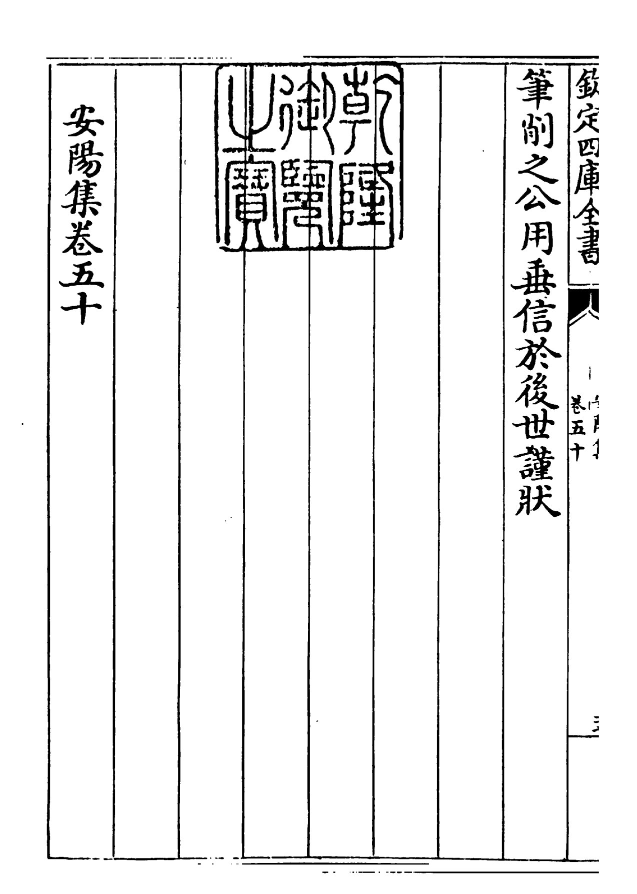
官女配吉士吾自顧無一不足者夫生而死物理之常也汝輩但師吾忠孝無甚悲也諸子與家人皆環侍號泣不能勝而公神色不少變而終君子以為達性命時慶歴三年十一月三日也公方重沈敏不妄喜怒外雖嚴莊而内極仁恕平居歛衽危坐凛然如在官府中家人輩皆悚戢自飭無敢遽步於前者天性至孝二親之亡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蔬食柴毁見者嗟惻之事其兄中舍君尤謹順諸姪少孤皆奏以官義均已子歴治十

郡所至務以約制煩以靜勝擾而政一出於仁惠凡議罪有不合法意或所誅不當其情者則類從輕比故民感而易化所去殊思之又性本恬晦不自夸耀以道平進志不可屈文静吕公乃公之同年生也文懿張公乃向為監司知公之深者也而公足未嘗一妄及其門常曰人茍公而待物當自知我必欲求而後知則吾豈為此當東郡之督薪芻也内臣閻文應方為小官與公共事文應舉動或不如法公必極言規正之後為入内都

知權傾中外感公疇昔誨𠷔之恩百計欲一見公而不能得其自重如此前後上封言時政利害得失凡四十事多見施用能文之外復長於篇詠文正范公嘗謂其曰余向在江陰多見崔公詩格清而意遠詩人之作也有集二十卷自名巴歈集茲又見其謙德之高也夫人冉氏故職方員外郎宗閔之女淑行純德宗族師法門內之助肅然以和封仁壽郡君先公而亡年六十六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葬公與夫人于鄭州之新鄭縣臨

洧鄉先侍郎之墓次男三人長勉天聖五年擢進士第強敏能政終大理寺丞次公孺性渾厚有髙識多聞博覽尤髙名理之論今爲國子博士簽書忠武軍節度判官事次長孺和雅善屬文終大理寺丞女四人長適比部員外郎杜昉次適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知陜府事趙宗道次適大理寺丞張汝士次即某之配也故於公治官治家之迹知之爲最詳而辭患鄙訥不能發揚公之清芬盛烈使纖悉而明著之姑舉其大概以資名德鉅賢

筆削之公用垂信於後世謹狀



安陽集卷五十